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6/22
3 February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
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
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José Antonio Pastor Ridruejo 教授为履行人权委员会第 1985/53 号决议所赋任务而提交人权委员会的关于萨尔瓦多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

目 录

<u>章 次</u>	<u>段 次</u>
导言	1 - 25
一、总的政治情况	26 - 39
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40 - 71
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72 - 136
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情况	137 - 144
五、武装冲突中的人权	145 - 173
六、萨尔瓦多政府对人权的关注	174 - 188
七、结论	189 - 196
八、建议	197 - 199

导 言

1. 1980年12月15日, 联大以70票对12票、55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的第35/192号决议草案。在这项决议中, 联大对于萨尔瓦多境内严重破坏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深表关注并且对于该国人权情况的某些方面表示遗憾。此外, 联大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查萨尔瓦多的人权情况。

2.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在委员会议程题为“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的项目13下审议了萨尔瓦多的情况。在就这一项目进行辩论之后, 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遭受侵犯问题的第32(XXXVII)号决议。委员会在决议中请委员会主席同主席团磋商之后指派一名委员会特别代表, 其任务是根据从所有有关来源得到的情报调查关于在萨尔瓦多境内出现的谋杀、劫持、失踪、恐怖主义行动和所有严重破坏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的报告, 将调查结果报知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决议还请委员会特别代表向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临时报告。

3. 特别代表根据人权委员会所交待的任务, 向联大提出了一份初步报告。1981年12月16日, 联大以68票对22票、53票弃权通过了第36/155号决议。

4. 特别代表将他的最后报告提交委员会,¹ 在1982年3月4日向委员会作了口头介绍。1982年3月11日, 委员会以25票对5票、3票弃权, 通过了第1982/28号决议, 将特别代表的任期延长一年。

¹ A/36/608, 附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编写的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的临时报告”, 1981年10月28日。

² E/CN.4/1502, “José Antonio Pastor Ridruejo 教授为履行委员会第32(XXXVII)号决议所赋任务而提交的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 1982年1月18日。

5. 为了履行人权委员会上述决议中所规定的任务，特别代表将他的临时报告提交联大，³ 并于1982年11月29日向第三委员会作了口头介绍。1982年12月17日，联大以71票对18票、55票弃权，通过了第37/185号决议。

6. 特别代表将他的最后报告提交人权委员会，⁴ 于1983年3月28日向人权委员会作了口头介绍，1983年3月8日，委员会以23票对6票、10票弃权，通过第1983/29号决议，将特别代表的任期延长一年。

7. 按照这项决议，特别代表向联大提交他的临时报告，⁵ 并于1983年12月1日向第三委员会作了口头介绍。1983年12月16日，联大以84票对14票、45票弃权，通过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与基本自由情况的第38/101号决议。

8. 特别代表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他的最后报告，⁶ 并于1984年3月6日向委员会作了口头介绍。1984年3月14日，委员会以24对5票、13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萨尔瓦多人权情况的第1984/52号决议。

³ A/37/661, 附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编写的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的临时报告”, 1982年11月22日。

⁴ E/CN.4/1983/20, “José Antonio Pastor Ridruejo 教授为履行人权委员会第1982/28号决议所赋任务而提交人权委员会的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 1983年1月20日。

⁵ A/38/503, 附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编写的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1983年11月22日。

⁶ E/CN.4/1984/25 和 Corr. 1, “José Antonio Pastor Ridruejo 教授为履行委员会第1983/29号决议所赋任务而提交人权委员会的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 1984年1月19日。

9. 按照前一段中所提到的决议, 特别代表向联大提交了他的临时报告,⁷ 并于1984年11月30日向第三委员会作了口头介绍。 1984年12月14日, 联大以93票对11票、40票弃权, 通过了第39/11号决议。

10. 特别代表在1985年3月5日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他的最后报告。⁸ 1985年3月13日, 委员会以39票对0票、3票弃权, 通过了第1985/35号决议, 延展了特别代表的任期。

11. 1985年11月26日, 特别代表为履行他的新任务而亲自向联大第三委员会提交了他的报告。 1985年12月13日, 联大以100票对2票、42票弃权, 通过了以下决议:

“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大会,

本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各项原则以及1949年8月12日内瓦四公约及其第一和第二附加议定书所载的人道主义准则,

认识到所有会员国政府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履行它们根据各项国际人权文书所承担的责任,

回顾其在1980年12月15日第35/192号、1981年12月16日第36/155号、1982年12月17日第37/185号、1983年12月16日第38/101号和1984年12月14日第39/119号决议中, 对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况深表关注,

⁷ A/39/636, 附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编写的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1984年11月9日。

⁸ E/CN.4/1985/18, “José Antonio Pastor Ridruejo 教授为履行委员会第1984/52号决议所赋任务而提交的关于萨尔瓦多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 1985年2月1日。

铭记着人权委员会1981年3月11日第32(XXXVII)号决议,其中委员会决定任命一名特别代表调查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况,并铭记着人权委员会1982年3月11日第1982/28号、1983年3月8日第1983/29号、1984年3月14日第1984/52号和1985年3月13日第1985/35号决议,委员会在这些决议中将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并要求他除其他事项外,向大会提出报告,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在其报告中指出,在该国民主正常化的进程中,尊重人权问题是萨尔瓦多共和国现行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好战的普遍暴力情况依然存在,对生命和经济结构的攻击事件次数之多仍然令人忧心,政治犯的人数和绑架行为也有所增加,

深切关注萨尔瓦多除武装冲突持续不已外,政府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之间很少进行的对话业已中断,

认为尽管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持续不已,政府和造反势力有义务遵守萨尔瓦多共和国身为缔约国的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¹ 共有的第3条以及其第二附加议定书所载关于保护人权和给予人道待遇的最起码标准,

认识到如果各外部力量不协助恢复对话,反而以某种方式助长战争的加剧或延长的话,萨尔瓦多冲突的政治解决途径就可能中断,

确认对话是达成真正的民族和解的最佳途径,而且一个重要事实是该国各个阶层都赞成通过协商谋求全面的政治解决,从而解除萨尔瓦多人民的痛苦,并遏制人数不断增多的难民潮和境内人民流离失所的现象,

1. 赞扬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2. 欣然注意到特别代表在其临时报告中指出萨尔瓦多政府正继续推行其力图改善人权情况的政策并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

3. 然而,对萨尔瓦多境内仍不断发生大量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深表关注,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的人道主义准则未得到遵守,因而要求萨尔瓦多政府及造反势力严

¹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0-973号。

格遵守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1977年各附加议定书的规定，采取措施促进冲突的人道主义化，并建议特别代表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观察争端各方遵守这些规则的情况，特别是对平民、战犯、战斗中的伤员、各方的医务人员和军事医院给予尊重和人道主义待遇的情况，并向大会汇报：

4. 再次重申萨尔瓦多人民有权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经由各阶层人民都自由而切实参与的真正的民主过程，自由决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前途；

5. 要求所有国家不要干预萨尔瓦多的国内情况，不以任何方式协助延长和加剧战争，而是鼓励继续进行对话，直至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6. 深为痛惜1984年10月萨尔瓦多政府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之间开始进行的对话业已中断，因而要求双方重新会谈，以期通过诚恳、宽宏和坦率的对话，协商谋求全面的政治解决，终止武装冲突，并在全体萨尔瓦多人民都能充分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基础上促进民主制度的体制化和不断加强；

7. 敦促政府和反对势力按照拉帕尔马会议的协议，尽快成立适当的机构，以研究双方提出的计划和建议，并发动全国各阶层人民共同致力于和平；

8. 关切地注意到，由于武装冲突的持续不已，已占萨尔瓦多人口相当大一部分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仍继续增加，要求各国接受难民，并支助负责照料萨尔瓦多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自主组织；

9. 再次吁请萨尔瓦多政府和反对势力与在该国境内任何地方进行工作致力减轻平民痛苦的人道主义组织通力合作，并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将战争伤残者撤到能得到必要治疗的地方；

10. 对萨尔瓦多司法系统在调查、起诉和惩处侵犯人权事件的能力仍然明显不能令人满意深表惋惜，因而敦促主管当局继续并加强萨尔瓦多司法系统的改革过程，以便迅速有效地惩处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事件负责的人，这类侵犯人权事件在该国境内过去发生，目前仍旧在发生；

11. 建议在萨尔瓦多继续深入进行必要的改革，包括切实实行土地改革，以解决该国内部冲突根源所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2. 敦促萨尔瓦多主管当局修改与萨尔瓦多政府有义务履行的国际人权文书所载规定不相符合的法律和其他措施；

13. 再次吁请萨尔瓦多政府以及其他有关各方继续同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合作；

14. 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以便按照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提供的其他材料重新审查此一情况，期能有所改善。”

12. 由于特别代表在他提交委员会的前几份报告中，已经谈到了1979年最后一季度、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和1984年期间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况，本报告将主要探讨1985年的主要情况。但特别代表希望指出，他早期的报告同本报告之间有连续性，所以应该参照这些报告来读本报告。

13. 在起草本报告的时候，特别代表使用了萨尔瓦多政府及其他国家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情报以及有关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的其他情报。

14. 特别代表认为，如果能够继续得到他在起草前几份报告时从萨尔瓦多政府那里所得到的合作，对于报告将有很大的好处。为此，他通过萨尔瓦多驻日内瓦各国际组织大使请求萨尔瓦多政府批准他1985年9月再次访问该国。1985年7月28日，大使通知特别代表，政府批准他以个人身份访问，但不能作为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因为政府仍然对于他所负任务的法律性质持保留态度。

15. 同前几年一样，萨尔瓦多政府所给予特别代表的合作是充分的、无保留的。萨尔瓦多各部门不仅为特别代表在该国履行任务提供了大量的方便和行动及活动自由，而且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并同他进行了坦率的、有成果的会谈。特别代表对于此种合作再次表示感激和珍惜。

16. 萨尔瓦多的其他各界，包括教会、人权组织、私人联合会和个人、以及反对派的武装力量，都给予本报告的编写工作以大量的、宝贵的支持。特别代表对

⁹ E/CN.4/1502 E/CN.4/1983/20 E/CN.4/1984/25 and Corr.1 E/CN.4/1985/18

于这种合作表示感激，并强调指出这种合作是十分有益的。

17. 特别代表于1985年9月8日，星期天到达萨尔瓦多，在该国停留直到9月18日星期三。他在访问期间同以下官员会晤：

共和国总统 Nose Napoleon Duarte 先生阁下；共和国副总统兼外交部长 Ródoifa Antoni Castillo Claramount 先生；议会议长 Suillermo Antonio Guevara Lacayo 先生；最高法院院长 Francisco Jose Guerrero 先生，由几名法官陪同；司法部长 Julio Samayoa 先生；内政部长 Edgar Belloso Funes 先生；教育部长 Jose Albert Buendia Flores 先生；国防和公安部长 Carlos Eugenio Vides Casanova 将军；首席检查官 Santiago Mendoza Aguilar 先生；国防部主管公安的副部长 Carlos Reynaldo Lopez Nuila 上校；社会发展副部长 Dolores Henriquez 夫人；成人教育副部长 Roman Honorio Mehia 先生；中央选举事务理事会主席 Mario Samayoa 先生；由理事会其他成员陪同；Rodolfo Antonio Revelo 上校，国家警察长官；财政警察长官 Rinaldo Golcher 上校；国民警卫部队司令 Aristides Montes 上校；萨尔瓦多法律审查委员会主席 Ernesto Criollo 先生；萨尔瓦多土地改革研究所所长 Carlos Ramirez Salegio 先生；国家土地银行行长 Juan Pablo Mejia Rodriguez (FINATA)；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负责人 Carlos Armando Aviles。

18. 在萨尔瓦多，特别代表还会见了：

萨尔瓦多市主教 Rivera y Damas；萨尔瓦多天主教大学教长 Ignacio Eya-curia 神父；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执行秘书 Benhamin Cestoni 先生；大主教区法律保护办事处主任 Maria Julia Hernandez 夫人；门诺派中央委员会主任 Blake Ortman 先生；美国长老会正式代表 Gary Cozette 先生；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非政府）的代表；天主教大学教授 Segundo Montes 神父；萨尔瓦多由于政治原因失踪、被拘捕或杀害人士母亲委员会的代表；以及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使馆人员。

19. 特别代表还访问了Mariona 的男牢和 Ylopango 的女牢, 以及国家警察、国民警卫部队和财政警察总部的牢房。 在所有这些地方, 他可自由、不受监督地同任何政治犯谈话。 他还在萨尔瓦多市大主教区办公室里听取了法律保护办事处、法律援助办事处、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和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非政府)提出的证人的陈述。

20. 在华盛顿, 特别代表会见了美洲间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 Edmundo Vargas Carreno 先生以及该委员会的律师。

21. 在华盛顿和纽约, 特别代表还同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交换了意见。

22. 在马德里, 特别代表同民族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外交委员会代表会晤; 在纽约, 他又同这些代表之一进一步举行了谈话。

23. 在纽约, 特别代表会见了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的代表。

24. 1986年1月10日, 特别代表在马德里会见了民主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主解放阵线政治外交委员会的代表。

25. 1986年1月23日, 特别代表在日内瓦会见了萨尔瓦多共和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理大使。

一、总的政治情况

26. 特别代表不准备阐述萨尔瓦多从1985年以来所出现的政治变动，本文仅仅讨论同人权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些事态发展，特别是立法和地方选举以及政府同民主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对话。

27. 人所周知，1984年12月4日，萨尔瓦多选举事务中央理事会¹⁰ 要求按照宪法和现行有效的法律在全国举行大选，选举产生立法议会和市议会的代表。选举于1985年3月31日举行，有9个府治党派参加，各党派派代表监视选举程序。从选举事务中央理事会交给特别代表的文件来看，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协助了选举，负责投票地点安全、运送选民、维持交通秩序。武装部队的中立是值得注意的。文件还指出，有130名国际观察员和代表监视选举。在选举过程中，选举事务中央理事会没有收到竞选各党派的任何指控和抱怨。文件还说，选举在全国各地举行，只有20个地方的投票被移往邻村。

28. 同前几次一样，国际新闻界的报道声称，¹¹ 游击队在选举前几个星期对至少6个地点发动了攻击，在主要公路上断绝了车辆交通，并在20个市政厅放火或者投弹，试图以此来阻挠或破坏选举。特别代表还从萨尔瓦多政府收到了当地新闻界对于违反选举权行为的报导。¹²

29. 议会代表选举共得965,231有效票，57,690票弃权，74,007票无效，4,678票有争议，1,452,258票没被使用。¹³ 结果如下：基督教民主党

¹⁰ 萨尔瓦多选举事务中央理事会主席办公室给特别代表的报告，1985年9月11日，圣萨尔瓦多。

¹¹ “迈阿密先驱报”，1985年3月29日；“洛山矶时报”，1985年3月30日。

¹² 萨尔瓦多政府、武装部队、国家警察、警探部：“破坏选举行为”，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

¹³ 萨尔瓦多选举事务中央理事会，“正式票数”，1985年3月31日，共和国议会代表和市参议员的选举。

505,338票, 33个席位; 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和全国协和党的联盟, 36,7395票, 25个席位; 萨尔瓦多法统党(PAISA), 36,101票, 一个席位; 民主行动党, 35,565票, 一个席位。其他竞选党派未能获取足够票数选出议会代表。

30. 市议会的选举¹⁴ 共得982,766有效票, 66,148票弃权, 74,883票无效, 4,324票有争议, 1,440,193票没被使用。总结果如下: 基督教民主党, 517,635票; 民族主义共和联盟, 283,988票; 全国协和党, 86,796票; 萨尔瓦多法统党, 44,827票; 萨尔瓦多人民党, 16,542票; 民主行动党 31,908票。

31. 1985年6月初, 杜尔阿特总统改组政府,¹⁵ 最重要的人事变动如下: 共和国副总统 Rodolfo Castillo Claramount 接任外交部长, Jorge Eduardo Tenorio 先生被任命为总统事务部长, Edgar Ernesto Bellosos Funes 先生任内务部长, Dolores Eduvigis Henríquez 夫人任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Julio Alfredo Samayoa 任司法部长, José Alberto Buendía 教授任教育部长, Miguel Alejandro Gallegos 先生任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 Julio Rivas Gallont 先生任外贸部长, Julio Adolfo Rey Prendes 先生任文化和交流部长, Santiago Mendoza Aguilar 先生任共和国首席检察官, Rafael Flores y Flores 先生任监察专员。

32. 1985年5月8日, 成立了文化和交流部。¹⁶ 同一天还成立了扫盲和教育副部长办公室,¹⁷ 以及农村发展和农业推广副部长办公室, 附属于农业和畜牧生产部。¹⁸

¹⁴ 同上。

¹⁵ 萨尔瓦多政府、外交部、萨尔瓦多常设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情况通报” 1985年6月11日。

¹⁶ 《萨尔瓦多政府官方通报》, 1985年5月22日。

¹⁷ 同上。

¹⁸ 同上。

33. 根据萨尔瓦多政府1985年7月11日向特别代表提供的情报,¹⁹ 议会
将紧急状态延期30天,暂时停止宪法对于行动自由、言论自由和通信自由的保障。

34. 特别代表从国际报界所了解到的另一项政治事态²⁰ 是,民族主义共和联
盟政党领导人 Roberto D'Aubuisson 先生于1985年9月29日辞职。同一
消息来源说,民族主义共和国联盟选举了 Alfredo Cristiani 先生为新的领导人。

35. 特别代表在下文介绍萨尔瓦多政府同民主革命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
族解放阵线之间的对话情况。

36. 特别代表在提交人权委员会的前一份报告中,提供了关于1984年最后
一季度在 La Palma 和 Ayagualo 市举行会谈的详细情况。²¹ 但在这些会谈之
后,就没有再举行新的谈判。

37. 根据国际新闻界的报导,1985年3月,杜阿尔特总统宣布,政府将在
议会和地方选举之后同游击队恢复对话。²² 选举之后,在1985年4月9日,
民主革命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建议于4月21日恢复最高一级的
对话,²³ 列出了使冲突人道化的措施、政治事项、对于外国军事援助的相互限制等
议题。数天之后,总统事务部长 Rey Prendes 先生宣布,举行会议的时间尚
未成熟。政府有决心继续对话,力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和平,但希望等到新政
权上任、同国家的各个方面举行会议之后才进行。²⁴ 4月12日,杜阿尔特总统
拒绝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关于会谈的建议,²⁵ 要求先要有保证会谈能产
生,而不要单纯是为了表演。4月23日,政府通过圣萨尔瓦多主教向民主革命

¹⁹ 萨尔瓦多政府,萨尔瓦多常设代表团,同上。

²⁰ 《纽约时报》,1985年9月30日。

²¹ E/CN.4/1985/8,第31-39段。

²² 《和平报》,1985年3月31日;《世界报》,1985年3月30日。

²³ 《Sornado》,1985年4月10日;《1+1》,1985年4月11日。

²⁴ 《1+1》,1985年4月12日。

²⁵ 《Excelsior》,1985年4月13日。

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转交了一份关于举行一轮谈判的建议，²⁶ 会谈不公开举行，并且在海外举行。²⁷ 作为答复，法拉本多·马蒂民族革命阵线提出一项反建议，指定了在萨尔瓦多举行公开和非公开会议的时间²⁸ 和Perquin这个地点。²⁹ 事实上，第三轮谈判始终未能举行。

38：12月份，萨尔瓦多大学在首都举行了一系列的“和平日”，邀请政府和民主革命战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参加。³⁰ 1985年12月13日，武装部队新闻委员公开声明，根据宪法关于保安守法的规定，搞这种活动必须符合法律。³¹ 结果“和平日”没有举办成功。

39. 特别代表知道，他的报告中丝毫不能透露政府同民主革命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地点、公开或保密性质以及条件。但他确实认为他有权再次表示，他确信有必要进行诚恳、坦率和公开的对话，不应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应该完全从拯救萨尔瓦多公民的生命、在萨尔瓦多建立和平、稳定、民主、多元性的共存的角度出发。

²⁶ 《El Mundo》，1985年4月25日。

²⁷ 《Nacional》，1985年5月9日；“Excelsior”，1985年5月9日；《El Dia》，1985年5月11日。

²⁸ 萨尔瓦多民主革命战线国际新闻办事处，《萨尔瓦多消息》，第三年，第46期，1985年6月。

²⁹ 《El Dia》，1985年5月11日。

³⁰ 《El Mundo》，1985年12月13日。

³¹ 同上，1985年12月14日。

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4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报道说，³² 在1984年：

“由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因素，萨尔瓦多的经济连续第6年呈现出极端的萧条。 尽管如此，在1979年到1983年之间实行急剧经济收缩，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内总产值扩展了1.5%。 由于经济因素和长期内部冲突，人民大量往外流亡，人口增长率很低，人均国内总产值几乎增加了1%。 但是，经过了前5年的持续下降，1984年的水平只相当于20年以前。 另一方面贸易条件第一次扭转了这种没有间断的下降，出现了改善，国外支付率也有所减少，国民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回升。

“国内总产值轻微恢复的主要原因是，1984年第1季度举行了选举，选出了一个任期4年、显然奉行扩张主义经济政策的文官政府，改变了将来的前景。 尽管很难估价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但是一些私人经济集团表示，它们准备恢复投资（私人投资上升了4%）。 政府同武装反对派宣布、并随后举行谈判可能鼓励了这种改善。”

另一项报道指出，在1985年，“政府预计国内总产值将上升2%。”³³

41. 关于工资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在需求方面，委员会注意到了执行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议定的调整政策。制订一般准则的《经济稳定法令》被撤消后所产生的效果。 这项政策从1982年以来严厉执行，特别是冻结名义工资，两年，减少了工资的实际购买力。 1984年，公共部门的大幅度工资上涨，打破了这一趋势，而且在某些私营工商业方面，最低工资也跟着上升。 但是，农业和农工业的名义工资仍然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

³²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1984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概况”，萨尔瓦多，LC/L. 330/Add. 2, 1985年6月。

³³ 美国国务院解除保密的资料，“国会所收到1985年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萨尔瓦多的情况”。

“在国外生活的萨尔瓦多侨民汇回的私人资金增加，对于个人收入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³⁴

42. 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以来，失业大致保持在30%的水平上。拉加经委会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最密集的活动是咖啡和棉花的生产和制造，都属于最萧条的部门。报告还说，人口为了逃避战火从农村流往城市地区，也是高失业率的另外一个因素。其结果是，非正式的经济活动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失业问题。

43. 尽管如此，拉加经委会指出了³⁵内战对于经济的重大冲击：

“……除其他外，内战引起生产体系的严重混乱，人民流离失所，给生命和物质造成损失，并且公共开支被重新调配，用于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联系的活动中。尽管在经济前景方面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仍然阻碍着投资，促使资本、甚至人才外流。总的说来，内战使国家在地理上、经济上支离破碎，严重地限制了生产活动、就业和收入。”

44. 拉加经委会的报告总结说：³⁶

“……在1984年，经济政策有些方面不同于前几年所采用的政策，由于进行了选举，以及为通过谈判解决冲突采取了初步行动，政局和内战都发生了变化。”

45. 特别代表在前几份报告中³⁷详细介绍了革命军政府在1980年所推行

³⁴ 拉加经委会，“经济概况……”。

³⁵ 同上。

³⁶ 同上。

³⁷ E/CN.4/1502, E/CN.4/1983/20, E/CN.4/1984/25和Corr. 1, E/CN.4/1985/18。

的农村改革方案。在这方面不妨回顾，根据1983年12月15日通过、从12月20日以来生效的宪法第105条，萨尔瓦多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拥有多达245公顷的地土。这意味着，农村改革方案的第一阶段没有包括面积更大的农场。还应该指出，尽管法律作了规定，农村改革的第二阶段从未得以执行。

46. 根据萨尔瓦多农村改革研究所在圣萨尔瓦多提供给特别代表的一份备忘录，³⁸到1985年8月20日为止，农村改革方案第一阶段涉及470处地产，总面积达219362.4公顷。这些地产中有286处的地主得到了公债和现金形式的补偿，总数达444,428,241科郎。在经过改革的地方，有98个合作社获得了地契。这项备忘录说，至1985年8月20日为止，有188,154人因改革而受益。体制性的行动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领域：(a) 加速补偿旧地主，并向因方案得益的合作社颁发地契；(b) 采取行动，改组合作社的管理体系和生产体系，使它们成为盈利的生产单位；(c) 采取行动，扩大社会福利面。

47. 在农村改革方案的第三阶段，根据圣萨尔瓦多主管部门向特别代表提供的资料，³⁹至1985年8月16日，政府共收到了79,142件申请，总共涉及382,008人，其中63,668人直接得益，涉及的地土面积达139,003manzanas，共颁发了65,676份临时地契给予55,614人。文件说，这一方案所涉人民享受到技术援助、农业信贷、社区发展等等服务，目前除了耕作之外，还从事其他能改善生活水平的活动。

48. 负责执行第三阶段农村改革的人员向特别代表解释说，游击队的行动造成了许多困难，威胁到国家农业部门财经局(FINATA)官员，烧毁车辆和作物，甚至向参加改革方案的农民征收革命税。

³⁸ 萨尔瓦多农村改革研究所规划处，《至1985年8月20日为止农村改革工作的进程报告》圣萨尔瓦多，1985年8月。

³⁹ 国家农业部门财经局，《有关207号法案的活动》，附件一。

49. 关于萨尔瓦多公民的劳工权利，特别代表首先报导国际劳工局理事机构收到的情报。⁴⁰ 在同萨尔瓦多有关的案件方面（第 953、973、1150、1168、1233、1258、1269、1273 和 1281 号案件），委员会在 1985 年 5 月份的会议上说，在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对萨尔瓦多进行正式访问之后，该国政府愿意接待直接接触代表团，以便考查这些案件的各个方面。但至今还未收到萨尔瓦多政府的肯定答复，使这代表团成行，所以，委员会促请萨尔瓦多政府尽早作出答复，让委员会在 1986 年 2 月份的会议上能够得到关于这些案件的现场情报。”

50. 此外，特别代表还得悉萨尔瓦多境内频频发生罢工，甚至公共部门的人员也曾罢工。⁴¹ 公共部门人员的罢工使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不得不在当地新闻界指出，1980 年 6 月 24 日的第 296 号法令⁴² 仍然有效（其中规定，“……国家及其所属机关的官员和人员罢工或集体放弃工作是非法的”）。

51. 特别代表要特别提到萨尔瓦多社会福利医院的人员在 5 月底和 6 月初所举行的公共部门罢工。军队介入了这次罢工。根据国际报界报道，⁴³ 约有 500 名配备机关枪、戴有防毒面具的萨尔瓦多士兵在 1985 年 6 月 2 日星期天强行进入圣萨尔瓦多的社会福利总医院，驱逐已罢工三周的 3000 名人员。又据报道，由于这些事件，一名病人由于得不到照料而死于心肌梗塞，4 名便衣警察在攻击中被当作颠覆份子误杀。萨尔瓦多政府对于这些事件的说法是，⁴⁴ 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保证宣布罢工为非法的司法裁决得以遵守，为受该院照顾的 300,000 群众

⁴⁰ 国际劳工局理事机构，GB.231/10/13，第 10 页；第 231 届会议，1985 年 11 月 11—15 日。

⁴¹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5 年 7 月 6—12 日。

⁴² 《Diario de Hoy》，1985 年 5 月 16 日。

⁴³ 《和平报》、《泰晤士报》、《卫报》、《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 年 6 月 4 日。

⁴⁴ 萨尔瓦多政府外交部 1985 年 6 月 2 日发给萨尔瓦多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挂号电报。

恢复社会福利服务。” 政府进一步解释说，这一行动是依照以下法律基础进行的：
(a) 宪法第 221 条，其中禁止政府和地方政府机关人员罢工或者集体离开职位；
(b) 劳工法院所作出的关于罢工为非法的裁决； (c) 刑法典第 400 条第 4 款，其中将单独或集体参加占领建筑物、公共场所、或为公共所使用场所的行动列为恐怖主义罪； (d) 宪法第 211 条，其中命令武装部队要维护公共秩序、治安和安宁。 萨尔瓦多公共和地方政府人员总联合会当地报界发表声明⁴⁵ 指出，驱逐社会福利医院的罢工者的办法“是根本不应该使用的”谴责对个人生命任何形式的攻击，呼吁进行全面谈判。 萨尔瓦多社会福利医院员工会所发表的新闻公报⁴⁶ 也用了类似的语言。

52. 特别代表还要提到基督教法律援助会所提供的情报：⁴⁷ 在 1985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有 28 名公民（全部是工会会员）被武器部队和保安机构的成员拘捕，其中某些人后来被释放。 这一情报提供了被拘捕工人的个人资料、被逮捕的日期和地点、以及获释的日期和地点。 此外，特别代表还从圣萨尔瓦多的报纸中看到，工会发表了一些声明，说明了几名会员被拘捕的情况。

53. 特别代表在本章中转载了关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有系统的破坏该国经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报道。 萨尔瓦多当局再次向特别代表提供了关于此种行动的详尽情报，但这些文件的篇幅很大，十分详细，不能一一转载。 因此，特别代表将予以归纳，同时还将提到国际新闻界大量报道中的一部分。

54. 武装部队的新闻委员会称，⁴⁸ 游击队在 1985 年上半年进行的破坏活动有：1 月份，147 起；2 月份，182 起；3 月份，186 起；4 月份，139 起；5 月份，169 起；6 月份，24 起。 这一时期内的破坏行动共计 839 起，

⁴⁵ 《Diario de Hoy》，1985 年 6 月 6 日。

⁴⁶ 《El Dia》，1985 年 6 月 5 日。

⁴⁷ 基督教法律援助会，“关于 1985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萨尔瓦多工人的权利和自由遭受破坏的初步资料”，1985 年 12 月 5 日致特别代表的信件附件。

⁴⁸ 萨尔瓦多政府、国防部、武装部队的新闻委员会。

其中包括抢劫、纵火、破坏运输系统、桥梁、电力设施、通讯设施和农业。国家警察给特别代表的另报告⁴⁹声称：从1984年9月1日到1985年8月31日期间，反对派武装力量进行了1,111起爆破行动，264起纵火破坏行动，2,264起其他破坏活动。萨尔瓦多国家电讯局则报道，从1984年9月1日到1985年8月21日期间，该局所蒙受的损失共达3,462,793美元，而且共有5名人员由于游击队行动被杀。⁵⁰萨尔瓦多电力公司报道，在同一时期，该公司由于游击队活动而遭受了价值30,323,099科朗的损失，数人受伤，3人死亡。⁵¹萨尔瓦多政府向特别代表提供了大量的文件，⁵²很难详细转载，其中报道了游击队对于公共和私有财产所进行的多起攻击。政府官员还就其中许多攻击向特别代表作了口头阐述，并对这些行动对该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

55. 特别代表在下文转载国际报界关于这方面的一部分新闻报道。

⁴⁹ 同上，武装部队、国家警察、警察调查局；摘要，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

⁵⁰ 国家电讯局，“关于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28日期间破坏行为所造成损失的摘要”。

⁵¹ 萨尔瓦多电力公司，“关于恐怖主义攻击对于萨尔瓦多电力公司的电力系统所造成的损失的报告”，圣萨尔瓦多，1985年9月12日。

⁵² 萨尔瓦多政府武装部队：一、《关于颠覆集团对萨尔瓦多人民侵犯人权行为的情报》；二、《侵犯人权，侵犯财产权》，第7卷，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

56. 《国际先驱论坛报》⁵³ 称,“过去几个月内,据说是左派在圣萨尔瓦多所进行的破坏及其他杀人行为有增无已”。

57. 《卫报》说,“…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内,游击队已经摧毁了作为3月31日立法议会选举登记册存放处的13个市政厅”。⁵⁴

58. 几个来源的消息说,在5月份,军队宣称,根据军队的统计,“…有32个市政厅被游击队洗劫或者烧毁,多数事件发生在东部各省”。⁵⁵

59. 关于游击队试图扰乱3月31日的选举表决,《和平报》报道说:“(3月31日)零晨,在San Miguel附近发生了枪战…”,并说:“对于公路运输的猛烈攻击使得数千名选民在星期六无法抵达他们在那里登记的行政区。这使他们无法投票…在Usulután省,有一辆公共汽车受到机关枪扫射,一名妇女死亡,也起了破坏投票的作用。”⁵⁶

60. 特别代表还收到了关于游击队试图扰乱选举的其他情报,⁵⁷ 包括:袭击车辆,在公路上埋设地雷,阻止选民到达选举站。选举前一天,在Chalatenango省,一枚炸弹摧毁了一辆公共汽车,炸死6人,伤11人。根据同一来源,在Usulután,一名5岁女孩和一名老年妇女在公路上行走时被地雷炸死。在选举日,据称游击队在San Miguel对一辆小汽车进行机枪扫射,打死一名研究人员,打伤一名教士。而且据报道,全国各地的电力线和电站都被破坏。

61. 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反叛分子在去年对于经济造成了263.9万美元的损失,比1983年几乎多一千万美元。破坏行动在5年战争期间对于经济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共达12,140万美元”。⁵⁸

⁵³ 《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年3月12日。

⁵⁴ 《卫报》,1985年3月26日。

⁵⁵ 《卫报》,1985年5月11日;《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年5月11日和12日。

⁵⁶ 《和平报》,1985年4月1日。

⁵⁷ 美国国务院解除保密的资料,“国会所收到1985年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萨尔瓦多情况的报告”。

⁵⁸ 《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年7月8日。

62. 《和平报》报道了游击队对萨尔瓦多的运输系统和电力系统进行了新一轮攻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通过其官方的 Venceremos 电台和 Farabundo Martí 电台重申，在发出新通知以前，它最近的攻势将继续下去。游击队的活动今年已是第七年。在最近的这场攻势中，至少有 8 车辆，包括客车、卡车和官方汽车，被毁或受损”。

63. 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份报道，游击队高级军事指挥官 Joaquim Villalobos 先生“介绍了游击队所谓的消耗战新战略……这将是一场破坏、谋杀和伏击的战役，而且将越来越多的使用地雷和饵雷。Villalobos 先生说，这个战略的目的是要使国民经济流血，直至崩溃为止”。

64. 特别代表从起草提交联大的临时报告以来，不断收到关于游击队袭击该国经济基础设施活动的报告。特别代表注意到，最近收到的一些报告表明，在 1985 年 12 月，萨尔瓦多叛乱份子在共和国东部地区烧毁了 12,000 袋咖啡，价值估计为 240 万美元；⁶¹ 1986 年 1 月，他们在圣萨尔瓦多以西约 46 英里 Sonsonate 省的 Juaya 地方破坏了一座咖啡加工厂的设施，烧毁了一些建筑物，并打伤了 4 名民防部队成员。⁶²

65. 特别代表还从萨尔瓦多政府收到了当地报界关于游击队活动的大量报道，简要归纳如下。

66. 据报道，在 1985 年 10 月到 1986 年 1 月期间，发生了多起游击队袭击电力基础设施的事件，使得国内许多地方得不到电力或饮用水。⁶³

⁵⁹ 《和平报》，1985 年 6 月 11 日。

⁶⁰ 《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 年 7 月 8 日。

⁶¹ 《迈阿密先驱报》，1985 年 12 月 24 日。

⁶² 《纽约时报》，1986 年 1 月 10 日；《华盛顿邮报》，1986 年 1 月 10 日；《国际先驱论坛报》，1986 年 1 月 12 日；《世界报》，1982 年 1 月 12—13 日。

⁶³ 《Diario Latino》，1985 年 10 月 7、9、11 日、1985 年 12 月 14 日；《El Mundo》，1985 年 12 月 11 日，1986 年 1 月 11 日；《La Prensa Grafica》，1985 年 12 月 17 日，1986 年 1 月 4 日、14 日。

67. 据报道, 由于公共汽车、货车、私人车辆和其他运输工具受到威胁和袭击, 运输系统也受到影响。 在其中的一些事件中, 据称有人被打死或打伤。⁶⁴ 据报道, 一辆商业卡车和一辆属于(萨尔瓦多)红十字会的救护车被民族革命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设置在萨尔瓦多东部公路上的地雷炸毁, 车上人员受伤。⁶⁵ 在另外两起事件中, 一辆萨尔瓦多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和一辆出租汽车在 Santa Ana—Metapah 公路上受到机枪扫射, 打伤了救护车上的一名急救人员和一名少年, 以及出租汽车的司机。⁶⁶

68. 在另一起事件中, 一辆私人汽车在 San Miguel 受到机枪扫射, 驶驾人员被打死, 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被打伤。⁶⁷

69. 报界还报道了咖啡和棉花收获受到袭击,⁶⁸ 东部有 500 包咖啡被毁,⁶⁹ 另有 1,000 包棉花被烧。⁷⁰

⁶⁴ 《El Diario de Hoy》, 1985年10月4、5、8、11日, 11月9日, 1986年1月6日; 《Diario Latina》, 1985年10月4、8、9日, 11月29日; 《El Mundo》, 1985年10月4、7、8、14、15日; 《La Prensa Gráfica》, 1985年10月9日, 1985年11月19日。

⁶⁵ 《El Mundo》, 1985年10月8日; 《El Diario de Hoy》, 1985年10月9日。

⁶⁶ 《La Prensa Gráfica》, 1985年10月15、16日; 《El Diario de Hoy》, 1985年10月15日; 《Diario Latino》, 1985年10月15日。

⁶⁷ 《La Prensa Gráfica》, 1985年11月19日。

⁶⁸ 《El Mundo》, 1985年12月7日和11日; 《El Diario de Hoy》, 1985年12月16日、21日; 《Diario Latino》, 1985年12月17日; 《La Prensa Gráfica》, 1985年12月20日。

⁶⁹ 《El Mundo》, 1985年12月21日。

⁷⁰ 《El Diario de Hoy》, 1985年12月21日。

70.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⁷¹ 再次承认,“作为其军事攻势的一部分,对于经济基础设施采取了行动”。但解放阵线强调说,此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日内瓦公约》,而且甚至是第一号补充议定书第52条所允许的。它补充说,不能夸大这些袭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因为这并不是该国经济受到削弱的主要原因。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认为,大私营企业中资本外逃或者不投资、萨尔瓦多政府庞大的军事开支,对于萨尔瓦多人民经济权利所造成的破坏无疑远远超过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对于经济基础设施采取行动后果”。而且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并不反对停止袭击同政府进行谈判,1984年11月30日在 Ayagualo 提出的全面和平提案⁷² 就曾在这方面作了建议。

71. 无论如何,特别代表不能不对这些袭击表示深切的关注,因为它们削弱该国已经贫困化的经济,严重威胁了萨尔瓦多人民当前和今后对重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享受。

⁷¹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民族革命阵线”,政治外交委员会,“1985年上半年萨尔瓦多境内武装冲突中的人权局势”,1985年7月31日。

⁷² E/CN.4/1985/18,第35和36段。

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72. 特别代表仍不断收到关于在萨尔瓦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受到侵犯的大量资料。鉴于这些资料的性质，很难按照在人权领域对萨尔瓦多共和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对其进行详细和深入的审议。因此，如特别代表以前的报告一样，他倾向于采用一个不同的方法，即对最严重的侵犯事件和发生这种侵犯的实际环境加以分类。对于各种类别并不作出任何严格区分的这一分类内容如下：(a) 谋杀；(b) 绑架和失踪；(c) 政治犯；(d) 萨尔瓦多刑事司法现况；(e) 游击队造成的对人权的侵犯。

(a) 谋杀

73. 特别代表不断收到关于平民非战斗人员遭到政治谋杀的材料。象过去一样，特别代表意识到准确确定这类罪行的数字的困难，认为这一困难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就是调查遇到的困难，特别在战斗发生的地区。其次是有些数字本身太大。另外一个原因是关于谋杀的消息往往是在找到尸体后才为人所知，因而很难确定谋杀的发生是出于政治动机还是一般的普通刑事犯罪。还有一个原因是武装冲突发生于正规军和游击队组织之间，有时很难判定被杀者究竟是作战人员还是平民。最后，各个不同的消息来源采用的方法不同，这也增加了困难。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特别代表认为有必要在确定非战斗人员的政治谋杀时审慎从事，因为无法肯定所报之政治谋杀数字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实际数字；这两种数字之间有时差距很大，表明有必要持谨慎态度。

74. 根据基督教法律援助社，⁷³ 1985年上半年，政府武装部队或准军事组织任意处决的人数如下：1月，227人；2月，146人；3月，128人；4月，168人；5月，116人；6月，65人。但是，这些数字中包括“职业不明”的人数，而且据解释说：“一般情况下，本类所列遇害者（平民）数字包括在炸弹和炮击下横死的人”。由于这一类谋杀的数字为：1月，127人；2月，78人；3月，42人；4月，82人；5月，37人；6月，95人；

⁷³ 基督教法律援助社《新闻通报》，1985年7月15日。

因此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被谋杀的数字则为：1月，100人；2月，68人；3月，86人；4月，86人；5月，72人；6月，63人；7月，50人；8月，94人；9月146人。结果，1985年前九个月的总数为802人。特别报告员指出这是唯一提供较高数字的来源。

75. 大主教管区法律保护社提供的周期数字大为降低。根据该来源提供的材料，在所谓“军队对平民进行的不加区分的攻击”中被杀的平民人数如下：“1月，14人被行刑队杀害，7人被军队杀害，⁷⁴ 2月，22人被行刑队杀害，2人被军队杀害；⁷⁵ 3月，18人被行刑队杀害，1人被军队杀害；⁷⁶ 4月，11人被行刑队杀害，4人被军队杀害；⁷⁷ 5月，12人被行刑队杀害，4人被民防队杀害，1人被财务部警察杀害，2人被军队杀害；⁷⁸ 6月，⁷⁹ 5人被行刑队杀害，2人被军队杀害，1人被国民警卫队杀害，1人被民防队杀害；7月，⁸⁰ 10人被行刑队杀害，4人被军队杀害，2人被国民警卫队杀害；8月，⁸¹ 7人被行刑队杀害，6人被军队杀害，1人被身着便衣的军人杀害，1人被民防队杀害，2人被国家警察杀害，连带遇害者3人；9月，⁸² 即特别代表接到有关材料的最后一个月，7人被行刑队杀害，6人被军队杀害，1人被财政部警察杀害，4人被民防队杀害，1人被国家警察杀害，连带遇害者2人。

⁷⁴ 法律保护社，第33号报告，1985年1月。

⁷⁵ 同上，第34号报告，1985年2月。

⁷⁶ 同上，第35号报告，1985年3月。

⁷⁷ 同上，第36号报告，1985年4月。

⁷⁸ 同上，第37号报告，1985年5月。

⁷⁹ 同上，第38号报告，1985年6月。

⁸⁰ 同上，第39号报告，1985年7月。

⁸¹ 同上，第40号报告，1985年8月。

⁸² 同上，第41号报告，1985年9月。

76.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机构）所给数字甚至更低。⁸³ 1985年1月，据认为有两名平民被武装部队成员杀害；4名平民被身份不明的人杀害；2名平民被未查明的组织或集团杀害。2月，只有一名平民据认为被武装部队成员杀害，11名被身份不明的人杀害。3月，4名平民被身份不明的人杀害。4月，2名平民被身份不明的人杀害。5月，6名平民据认为被未查明的集团或组织杀害。9月，3名平民据认为被武装部队杀害，12名被身份不明者杀害。⁸⁴ 10月，12名平民据认为被身份不明者杀害。11月，2名平民据认为被武装部队成员杀害，7名被身份不明者杀害，1名被身份未查明者或集团杀害。⁸⁵ 12月，1名平民据认为被武装部队杀害，2名被身份不明者杀害。⁸⁶

77. 特别代表还注意到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汇集的数字。根据这些以当地新闻界报道为依据的数字，⁸⁷ 1985年1月，3人被“可能是极右分子”所谋杀，有12人被身份不明者杀害；2月，1人被“可能是极右分子”所杀，2人被身份不明者杀害；3月，1人被“可能是极右分子”所杀害，5人被身份不明者杀害；4月，5人被身份不明者杀害，1人被民防队杀害；5月，2人被“可能是极右分子”杀害，5人被身份不明者杀害；6月，2人被“可能是极右分子”杀害，7人被身份不明者杀害，1人被民防队杀害，1名被武装部队杀害；7月，7人被身份不明者杀害，4人被武装部队杀害。必须指出，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数字包括“游击队进行的政治杀害”这一特殊类别，特别代表就此将另加评论。

78. 这些就是提供给特别代表的清单，他将向人权委员会提交这些清单。根据基督教法律援助社提供的清单，被政治谋杀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数字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增加，但是特别代表采取上述的审慎态度，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⁸³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Informe de Labores》，1984年6月1日至1985年5月31日。

⁸⁴ 同上，1985年9月非战斗死亡。

⁸⁵ 同上，1985年10月非战斗死亡。

⁸⁶ 同上，1985年12月非战斗死亡。

⁸⁷ 萨尔瓦多，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1985年2月1日至7月1日据新闻界报导因政治暴力引起的平民死亡人数分类报导”。

由另一来源——法律保护社所提供的清单表明，1985年的数字比1984年下半年的数字略高。特别报告员所引用的另一清单表明谋杀的数字下降了。但是，在听取了萨尔瓦多和其他地方不愿透露身份的非官员人士和机构的意见后，特别代表的印象是，一般说来1984年下半年所记录的比前期有明显下降的数字已稳定下来了。换句话说，在1985年已过去的月份内，政治谋杀的总数看来大致与1984年下半年相等，比以前各期的数字都低得多。

79. 萨尔瓦多政府在1985年11月12日给特别代表的一份备忘录说，上面一段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因为在谋杀数字上有着明显的下降趋势，即使将1985年已过去的这些月份和1984年最后几个月相比也是如此”。

80. 特别代表指出他所列举的清单中包括据认为是“准军事组织”、“行刑队”或“身份不明者”所进行的杀害。显然杀人的责任并不直接在于萨尔瓦多政府，而只是由于凶手与政府官员有关系或受政府官员包庇或默许，因而与政府间接有关，前几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就1985年而言，特别代表未能就政府官员，如军队或保安部队的军官对行刑队的怂恿和默许程度得出肯定和最后的结论。无论如何，特别代表认为，那些现在怂恿和包庇这些组织的人不是高级官员或军官。

(b) 绑架和失踪

81. 特别代表不断收到关于出于政治原因有人被绑架或被逮捕的材料，据报道其中有的人失踪，特别代表希望如他在以往的报告中那样重申，对有关数字的解释应极其审慎从事。这样作的原因是，首先，有时在这些人被绑架或被捕之后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因此在统计时就将其作为谋杀案处理。在其他一些案件中则发现被绑架者在官方拘留中心活着，因此将这种人划为政治犯。在另一些案件中，被捕的人获得释放。最后，在有些案件中找不到被捕者的踪迹，估计他们受到杀害，尸体被隐藏起来；只有这时才能论及失踪问题。特别代表认为在他的报告中列入关于逮捕和失踪的数字材料之前有必要作出这些解释，在许多情况下，逮捕和失踪的数字与被杀害和政治犯的数字出现重复。

82. 根据法律保护社,⁸⁸ 1985年1月收到了报告说,保安部队和军队进行了7起逮捕,据报有2人失踪,有12名被捕者从拘押中获释。2月,⁸⁹ 10人被捕,2人失踪,10人关入官方拘留中心。3月,⁹⁰ 12人被捕,2人失踪,10人关入官方拘留中心。4月,⁹¹ 26人被捕,7人失踪,19人关入官方拘留中心。5月,⁹² 11人被捕,3人失踪,8人关入官方拘留中心。6月,⁹³ 14人被捕,2人失踪,12人关入官方拘留中心。7月,⁹⁴ 11人被捕。8月,⁹⁵ 5人被捕,1人失踪。9月,⁹⁶ 34人被捕,2人失踪。特别代表在对这些数字特别是失踪人数加以解释时遇到了困难,因为法律保护社的材料未指明失踪的人是否是其后又被关入了拘留中心。但是,很明显,失踪者的人数比以前有所下降。

83.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机构)⁹⁷说,关于失踪和绑架,1983年有419人被绑架,平均每月35人;1984年,有873人被绑架,平均每月72人;目前平均每月有6人被绑架。同一来源还说1984年有153起失踪,1985年前八个月据报有47起失踪。看来许多起失踪是由于普通刑事犯罪引起的,据报失踪的人其后往往出现在保安机关内,在军队中服役或成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甚至还有一些人们所寻找的人已离开国家的情况。

⁸⁸ 法律保护社,第33号报告,1985年1月。

⁸⁹ 同上,第34号报告,1985年2月。

⁹⁰ 同上,第35号报告,1985年3月。

⁹¹ 同上,第36号报告,1985年4月。

⁹² 同上,第37号报告,1985年5月。

⁹³ 同上,第38号报告,1985年6月。

⁹⁴ 同上,第39号报告,1985年7月。

⁹⁵ 同上,第40号报告,1985年8月。

⁹⁶ 同上,第41号报告,1985年9月。

⁹⁷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Informe de la Comis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de EL Salvador, Septiembre 1984-Agosto 1985》交 José Antonio Pastor Ridruejo 教授,1985年9月10日,圣萨尔瓦多。

84. 在其失踪已向特别代表作了报告的人当中有Janette Samour Hasbún和Máxima Reyes Villatoro, 据认为他们于1984年12月30日在圣米格尔市被国民警卫队拘留。⁹⁸ 根据大赦国际所说, 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1985年6月声明这两名妇女均没有受到拘禁。 非官方来源告诉在圣萨尔瓦多的特别代表说, 一般人都认为这两名妇女已经死亡。

(c) 政治犯

85. 根据有关当局向在萨尔瓦多的特别代表提供的材料, 截至1985年9月10日为止, 马里奥那监狱中共有462名男政治犯(1984年9月21日为375名), 在伊洛邦哥监狱关有44名女政治犯(1984年9月21日为23名)。 另外, 1985年9月13日, 在圣萨尔瓦多财政部警察总部中有30名政治犯(1984年9月19日为2名); 在国民警卫队圣萨尔瓦多分部里关有1名政治犯(1984年9月19日为5名)。 因此, 特别代表在1985年访问期间发现政治犯的人数比1984年访问期间要多。

86. 此外, 根据国家警察的材料,⁹⁹ 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 743人“因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而被拘押。 在此期间309名拘留犯获释。

87. 至于政治犯待遇问题, 特别代表从基督教法律保护社¹⁰⁰ 收到的文件指出, 1984年6月至1985年2月有342名政治犯进入马里奥那监狱, 据同一来源所收集的材料, 232名犯人受到心理虐待, 还有570起造成严重肉体伤害的

⁹⁸ 大赦国际, 《大赦国际目前对萨尔瓦多的关注》, 伦敦, 1985年6月。

⁹⁹ 武装部队, 国家警察、警察调查署: 摘要(Resúmenes)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

¹⁰⁰ 基督教法律援助社, 《Boletín Especial》, 萨尔瓦多, 1985年7月1日。《Derecho al respeto de la integridad física y psicológica》, 1984年6月至1985年2月。

酷刑。基督教法律保护社¹⁰¹ 送交特别代表的一封信说，指控的行为都是发生在关押的初始阶段，即犯人在转送马里奥那监狱之前被单独禁闭的时候。

88. 无论如何，特别代表对关于保安机关在审讯期间，甚至在逮捕到送入保安机关中间这段期间向政治犯施加严重的心理压力的证词表示关心。具体地说，这一证词是以特别代表在马里奥那和伊洛邦哥监狱和保安机关的拘留中心亲自听到的供述为依据的。根据这些供述，有时审讯持续达几天而不中断；被审者一直被追站立，有时戴着手铐，经常被蒙上眼睛，受到威吓，毒打，并不准睡觉。甚至有一名证人说，有一次在14天只让他睡过一次觉，他在这段期间一共昏迷过三次。另一名证人作证说，对他的审问持续了21天，在此期间由于连续、病苦地受到头部的磨擦和肋间的戳刺，他不断产生视力和听力的幻觉。另一证人说，在将他从被捕地运往保安中心的车内，他的头被套上头罩，使得呼吸困难。在审讯之后，每个犯人都收到了一份供认对其所加罪名的法院外性质的书面供词，有的人在上面签了字，有的则未签。另一位证人说，一名受审的政治犯 Dorotea Gómez Arias 甚至自杀了。虽然特别代表得到了有关自杀的通知，¹⁰² 但他无法说这是审讯的严酷程度和环境所造成的。

89. 特别代表将这一证词通知了直接负责当局人士。其中之一答复说该指控并不确实，是企图使保安机关丧失信誉的活动之一部分。另一当局人士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所有其他国家对付被告恐怖主义分子一样，审问不是温和的，而是“紧张，严厉和激烈的”。

90. 但是，其他被控严重罪行的政治犯说，他们并未受到残酷、非人道或侮辱性待遇。因此，特别代表认为上一段所说行为不是萨尔瓦多当局有意实行的系统性政策。

¹⁰¹ 同上，1985年8月7日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寄给特别代表信件。

¹⁰² 萨尔瓦多政府，武装部队，国家警察，刑事犯罪调查署：“Detalles Sobre la captura y suicidio del terrorista Doroteo Gómez Arias”。

91. 自特别代表起草提交联大的临时报告以来，他不断地收到了关于政治犯所受待遇的材料。根据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非政府机构）一名雇员 Antonio Cáceres Hernández¹⁰³ 的影印陈述，他本人被国家警察的便衣人员逮捕；被捕时他背部受击，以后在面包车中又受到殴打。特别代表从同一来源还收到了其他影印陈述，尤其是 Alma Patricia Valdez Morales 夫人在巴拿马所作的陈述，她于 1985 年 9 月 12 日在圣萨尔瓦多和家庭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对财政部警察成员所进行的肉体和心理虐待提出控诉：该妇女的丈夫 Rolando Zepe-da González 在同一天被捕，他详细阐述了他在被捕时和其后受到财政部警察的肉体和心理虐待。特别代表希望说明，1985 年 9 月 13 日在圣萨尔瓦多财政部警察总部他亲自听取了 Valdez Morales 夫人的证词，该证词与上述影印陈述中的内容一致，并指出该名妇女和她的丈夫属于与共和国总统的女儿 Inés Duarte 女士及其同伴交换的一批政治犯。

92. 另外，大赦国际最近的一份报告¹⁰⁴ 载有下列声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表明，前囚犯向大赦国际所说的心理折磨比肉体折磨更要普遍。但是大赦国际也仍不时收到关于对政治犯肉体虐待的报告”。这一报告的附录中载有政治犯的陈述，他们指控受到军队或保安部队成员的残酷，非人道和侮辱性待遇。

93. 最后，特别代表认为按第 50 号法令对被控与武装反对派合作的政治犯提起刑事诉讼的过程过于缓慢，但这是一个他将在讨论萨尔瓦多刑事司法情况时更详细更深入地谈论的问题。

(d) 萨尔瓦多刑事司法现况

94. 在本节内特别代表将从三个方面提出和评估关于萨尔瓦多刑事司法情况的材料：首先，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和惩罚的司法努力；其次，调查和惩罚被怀疑与武装反对派合作的行为的司法措施；再其次，最高法院对申请人身保护状

¹⁰³ 基督教法律保护社 1985 年 12 月 2 日给特别代表的信件。

¹⁰⁴ 大赦国际，“萨尔瓦多：政治拘留犯受到酷刑的最近指控” 1985 年 10 月，AMR 29/45/85。

和宪法权利保护令采取的行动。

95. 关于第一点，如过去若干年一样，特别代表收到了共和国总检察长的一份文件。¹⁰⁵ 该文件指出，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期间，共有478起刑事案件进行了裁决，其中104起被判有罪（21.8%），170起宣告无罪（35.5%），204起诉讼“半途而废”（42.7%）。总检察长对特别代表解释说，“半途而废”的诉讼是那些一般由于陪审员缺席而无法进行下去的案件。

96. 总检察长的文件未说明被裁定有罪的104起犯罪案件是政治罪还是一般犯罪。但是，即使按照特别代表认为是不可能的假设说，几乎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被判有罪案件的数字与特别代表深信前几年所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次数并不成比例。另外，他注意到诉讼“半途而废”的比例很高，这显然是由于陪审员害怕履行其职责所致。

97. 就去年的情况而言，甚至在所谓“国际相关”的案件中，萨尔瓦多刑事司法也并不特别活跃。例如：根据总检察长的报告，亚美尼亚初审法庭对被控在1980年、1981年和1982年不同日期蓄意杀害10人的7个人所提起的诉讼仍处于调查阶段；关于大主教Oscar Arnulfo Romero 1980年3月24日被暗杀的审理也仍处于调查阶段；一名中士和两名士兵被控1982年10月13日蓄意杀害美国公民David Kline 的案件已正式提交审理，但是在对有关司法决定提出上诉后，案件被重新置于调查阶段；在审理Viera 先生和两名美国顾问于1981年1月3日在圣萨尔瓦多的谢拉顿饭店被杀一案时，对一名陆军中尉的控告被撤回——总检察长办公室准备对该决定提出上诉——对其他被告的控告也被撤回；在对军队几名成员屠杀若干农民的“Las Hojas”案件的审理中，对被告的指控被驳回。虽然总检察长办公室现正在调查，以要求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98. 根据“Socorro Juridico Cristiano”¹⁰⁶ 直接向特别代表提供的材料，关于审理杀害Viera 先生和两名美国劳工顾问一案，圣萨尔瓦多第二

¹⁰⁶ “Socorro Juridico”，1985年12月17日给特别代表的信。

刑事法庭确认驳回对 Eduardo Avila 上尉的起诉的判决。

99. 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 1985 年 3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¹⁰⁷ 也表明, 就 12 起重大案件而言——6 名个人和 6 个集团——其中有的特别代表已在前面提及, “虽然取得了一些事实, 没有一个案件成功地得到审理”。

100. 特别代表注意到在上述审理中或在其他与国际有关的案件审理中未作出有罪的裁决, 这至少可以说明萨尔瓦多刑事司法程序反常地缓慢。无论如何, 象在以前的报告中一样, 特别代表无法掩饰他的焦虑不安, 因为他未曾收到关于就许多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提出诉讼的材料, 在这些案件中受害者都是萨尔瓦多的普通公民。特别代表认为问题在于这些案件不应加以个别处理, 无论国际上就其中某些所施加的压力如何。从法治的角度出发, 所有案件都应得到司法部门同样的注意和对待。

101. 象在过去几年内一样, 特别代表从萨尔瓦多政府收到了关于对武装部队和保安机关成员给予纪律处分和绳之以法的材料。¹⁰⁸ 根据这一材料, 1984 年 9 月 1 日至 1985 年 8 月 31 日之间有 64 名国家警察成员, 8 名国民警卫队成员、4 名财政部警察成员、2 名军方巡逻队成员及 70 名其他军方机关的成员共 148 人(去年为 157 人)被国家警察逮捕并交由普通法院审判。控告罪名如下: 43

¹⁰⁷ 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 “正义无法伸张——关于 12 起悬而未决的人权案件的报告”。

¹⁰⁸ 萨尔瓦多政府, 武装部队, 国家警察, 警察调查署, “Nomina de miembros de la fuerza Armada que han sido caoturados qor la policia nacional y consignados a los tribunales communes de conformidad a los delitos en contra de la poblacion, 1984 年 9 月 1 日至今”, 圣萨尔瓦多, 1985 年 8 月 31 日。

起抢劫案、盗窃案和殴打罪；28起致伤他人罪；40起杀人罪；7起强奸罪；94起其他犯罪。材料非常详细，特别代表对此作了认真的研究；但是，在研究之后，他的印象是所有或几乎所有这些案件都是一般性犯罪，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对人权的刑事侵犯。另外，材料未说明司法诉讼达到何种阶段，也无人告知特别代表这些或其他在他过去的报告中提到的案件最后是否被判有罪或宣告无罪。

102. 在仔细斟酌了前面各段内所载的材料之后，特别代表仍然感到，总的说来，调查和惩罚出于政治动机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司法努力仍然远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对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提起了刑事诉讼，但是他感到进行的速度异常地缓慢，要取得有罪的判决会遇到简直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造成了犯法者逍遥法外的有害气氛。萨尔瓦多最高当局无疑是了解这一局势的，并有明确的政治意愿改善它，这将在本报告第六章中表明。

103. 特别代表现在将提出萨尔瓦多刑事法庭对与武装反对派合作的行为进行调查和惩罚的材料。这方面的法律诉讼是按第50号法令执行的，该法令1984年2月29日由立法会议颁布，其中载有当中止宪法保证时适用的刑事程序法；该法的有效期最初定为一年，其后延至1986年2月28日。特别代表在上一份对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了该条法令的内容及对其作出的深刻评定。¹⁰⁹ 特别代表认为现在很有必要说明，根据这一法令，审理这类案件的职权在各级军事法庭的权限之内（军事审判法庭；军事初审法庭；军事法庭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

104. 根据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逗留期间所得到的材料，军事初审法官通知国防部有关部门说，¹¹⁰ 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期间，70起案

¹⁰⁹ E/CN.4/1985/18, 第81—85段。

¹¹⁰ 军事初审法官给国防部法律事务处主任的官方文件，圣萨尔瓦多，1985年9月2日。

件的诉讼撤回，58起交全体听证会；16人被判有罪，18人宣告无罪；13名囚犯刑满释放。另一方面，特别代表得知，¹¹¹ 截至1985年9月2日，根据第30号法令有589名被告被送交军事法官，其中200名获释，278名被送交军事初审法官，111名送军事审判法庭。

105. 特别代表根据以上各段的事实总结说，对被怀疑与武装反对派合作的人进行的司法审理与过去相比显得比较积极，但是，必须指出下列各点：(a) 只有4个审判法庭和一名军事初审法官处理相当大量的案件；(b) 政治犯作证说，第50号法令的期限往往被置之不顾；(c) 审讯者所施加的心理压力可能导致与事实不符的司法外口供，在法庭上很难核实。

106. 就最后这点而言，特别代表在圣萨尔瓦多有机会审查了对 Daniel Alvaíado 案件的审理，据说该人是1983年5月25日杀害美国官员 Aibeir A. Schaufelbeiger 的凶手在该案中，被告在法庭内外均已承认自己是凶手。但是，测谎器试验结果证明 Daniel Alvaíado 不是凶手，这一结果也列入审理记录中。特别代表完全理解军事初审法官在处理互相矛盾的证据时的困难。

107. 在这方面，特别代表团得知1985年12月初大主教 Rosa Chavez

¹¹¹ 军事法庭协调人给国防和公安部的官方文件，圣萨尔瓦多，1985年9月7日。

对萨尔瓦多司法体制的批评。¹¹² 根据大主教 Rosa Chavez 的话，审讯政治犯时有虐待现象，这种现象在近几个星期有所增加；这样的审讯“导致远离真相的供词，犯人被迫在其上签字。有时情况更为严重，因为签字的人甚至连他将在上面签字的供词也看不懂。

108. 特别代表认为应指出，根据军事初审法官所说，对政治犯的刑事审理过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律师不愿为其免费辩护。

109. 关于最高法院涉及人身保护令的活动，根据法院院长给在圣萨尔瓦多的特别代表的文件。1984年7月1日至1985年9月6日，73名囚犯根据一系列命令获释。这些令状追溯适用了第50号法令的条文，因为这比过去的立法更有利于这些囚犯。¹¹³ 同一份最高法院的文件说明，因为第50号法令生效后重组了军事法庭，一些违法者的案子未曾提交这些法庭或任何其他法庭。结果，最高法院宪法事务委员会本身下令释放这些囚犯。

110. 关于向最高法院宪法委员会申请宪法权利。保护令的案件（与侵犯宪法所承认的人权有关的诉讼），特别代表得到的文件表明，截至1984年8月1日，有109起案件悬而未决，自该天至1985年7月31日，又提起了159起诉讼。¹¹⁴ 1984年8月1日至1985年7月31日，就40起案件作出了裁决，25起被撤回；78宗起诉被接受，73宗被宣布不能接受。

¹¹² 《今天报》，1985年12月2日；《民族报》，1985年12月2日。

¹¹³ 萨尔瓦多政府，最高法院，“Informe sobre resoluciones en habeas corpus referente a reos politicos a partir del 1 de julio de 1984 hasta la fecha”，圣萨尔瓦多，1985年9月16日。

¹¹⁴ 同上，宪法事务委员会，“1984年8月1日至1985年7月31日要求宪法权利保护的诉讼”，圣萨尔瓦多，1985年9月2日。

111. 象过去一样，萨尔瓦多有关当局通知特别代表说，刑事司法难于正常运作。据说困难是由下列原因造成：(a) 预算不足以向法官和公诉人提供合适的报酬，特别是在较低级别更是如此，也不足以法庭、法官和检察总长办公室的下属机构提供足够的经费；(b) 缺乏合适的事实调查体制；(c) 对法官的心理压力，许多法官受到威胁甚至杀害（1985年5月16日，军事初审法官 Araujo 先生被杀害）；(d) 证人害怕在涉及政治的案件中作供；(e) 陪审员不敢审理这类案件；(f) 目前暴力气氛中刑事法和刑事诉讼程序无法奏效；(g) 军事行动区的法庭和法院的档案被毁灭。有关当局补充说，对萨尔瓦多来说这些因素不是新的或独特的，但是由于近年来在萨尔瓦多的冲突和经济危机而变得更为严重。特别代表再次注意到所有这些困难。

(e) 游击队造成的对人权的侵犯

112. 特别代表注意到，根据公开可得报告，¹¹⁵ 萨尔瓦多反叛分子1985年加紧了在城区的游击活动。同一来源的材料¹¹⁶说明，游击队武装将城镇作战计划升级，把基督教民主党的官员列入了军事目标的名单，此外还有美军顾问、萨尔瓦多军官、空军飞行员，住在萨尔瓦多的尼加拉瓜右翼反叛分子及富有者。

113. 特别代表将首先报告从各方收到的数字，显然，在讨论被认为是国家机关、极右准军事组织造成的杀害、绑架和失踪的数字时固然要持审慎的态度，在讨论游击队行为时也同样应审慎从事。

114. “大主教管区法律保护办公室”提供下列关于游击队对平民非战斗人员的政治谋杀的资料：1月，4人；¹¹⁷ 包括2人被据称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分裂出来的小派别 Clara Isabel Ramirez 阵线所杀；2月，4人；¹¹⁸ 3月，

¹¹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年3月12日。

¹¹⁶ 同上，1985年6月26日。

¹¹⁷ 法律保护社，第33号报告，1985年1月。

¹¹⁸ 同上，第34号报告，1985年2月。

3人；¹¹⁹ 4月，8人；¹²⁰ 5月，2人；¹²¹ 6月，18人；¹²² 7月，6人；其中一人被Clara Isabel Ramirez阵线所杀；¹²³ 8月，3人；¹²⁴ 9月，5人。¹²⁵

115. 而另一方面，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根据当地新闻界报道提出下列数字：1月，10人；2月，22人；3月，10人；4月，24人；5月，8人；6月，18人；7月，9人。同一来源在“可能被游击队所杀”的标题下作了补充：1月，10人；2月，3人；3月，4人；4月，4人；5月，2人；6月，2人；7月，2人。¹²⁶

116.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机构）提出了其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的数字：恐怖分子行为导致172名平民和休假军事人员被杀。¹²⁷ 9月，发生9起同一类死亡；¹²⁸ 10月，26人；¹²⁹ 11月，11人；¹³⁰ 12月，24人。¹³¹

¹¹⁹ 同上，第35号报告，1985年3月。

¹²⁰ 同上，第36号报告，1985年4月。

¹²¹ 同上，第37号报告，1985年5月。

¹²² 同上，第38号报告，1985年6月。

¹²³ 同上，第39号报告，1985年7月。

¹²⁴ 同上，第40号报告，1985年8月。

¹²⁵ 同上，第41号报告，1985年9月。

¹²⁶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圣萨尔瓦多，“大使馆根据新闻界报道所作1985年1月1日至7月31日政治暴力导致平民死亡的分类报告”。

¹²⁷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Informe de la Comision……”，同前。

¹²⁸ 同上，1985年9月非战斗死亡。

¹²⁹ 同上，1985年10月非战斗死亡。

¹³⁰ 同上，1985年11月非战斗死亡。

¹³¹ 同上，1985年12月非战斗死亡。

117. 国家警察报告说, 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 41名国家警员被杀害。¹³² 虽然并未进一步说明, 特别代表的印象是, 在许多案件中数字包括因公死亡人数。

118. 国家警察报告说, 仅在1985年9月1日至6日就有5名平民被游击队杀害,¹³³ 并列出了地方报界报道的受害者姓名和杀人事件经过。

119. 被害人之一是前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主任 Cienfuegos 中校。据国际新闻界报道¹³⁴ 和向在圣萨尔瓦多的特别代表提供的材料, 一个游击队组织, 即 Clara Isabel Ramirez 阵线 1985年3月7日在该中校打完一场网球正在休息时开枪将他打死, 地点是圣萨尔瓦多参谋总部附近的一个体育中心。根据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所说, 该游击队组织是一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

120. 根据萨尔瓦多政府在特别代表临时报告提出后交给他的新闻界报道, 1985年10月至1986年1月, 许多平民被游击队杀害。¹³⁵

121. 《迈阿密先驱报》上的一篇文章说,¹³⁶ “在过去几个月中, 萨尔瓦多反叛分子加紧杀害他们说与军队合作的平民……游击区, 特别是萨尔瓦多东部游击区的农民和救济工作人员报告说叛军的拘禁和处决活动都有所增加。”

¹³² 萨尔瓦多政府, 武装部队, 国家警察, 警察调查署: “Asesinatos y secuestros realizados por la subversio contra elementos de la Policia Nacional”,

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

¹³³ 同上, “Contra el derecho a la vida(asesinatos)”, 1985年9月1日至今, 圣萨尔瓦多, 1985年9月6日。

¹³⁴ 《国家报》, 1985年3月9日。

¹³⁵ 《新闻画报》: 1985年10月7日和10日, 1985年11月27日, 1986年1月4日、5日、6日和9日。《世界报》: 1985年10月16日, 1985年11月28日, 1985年12月10日和20日。《今天报》: 1985年10月7日和16日, 1985年12月22日, 1985年11月29日。《拉丁日报》: 1985年11月6日、22日和25日, 1985年12月7日和12日。

¹³⁶ 《迈阿密先驱报》, 1985年12月18日。

122. 民主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外交委员会指出,¹³⁷ 所说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对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威胁多是“针对萨尔瓦多和美国军事人员的”,因而是日内瓦公约所许可的;这些军事人员虽身着便衣,未携带武器,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是作战人员的身份。该委员会补充说,“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对少数非战斗人员的攻击只是针对那些已被充分证明应对有选择和大规模的迫害、逮捕、失踪、酷刑和杀害负责的人作出的”。特别代表记下了这一解释,尽管他认为这并不合乎有关人权的法律规则和司法保障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但没有授权进行私自执法,而且,还禁止任何形式的私自执法。特别代表认为这对任何一种私下“处决”都适用,无论何人执行这一处决。萨尔瓦多司法体系的惊人和严重的不足在任何情况下都并不等于授权给任何人“私自下手执行法律”。

123. 特别代表将在下面讨论圣萨尔瓦多的“Zona Rosa”屠杀事件。国际新闻报道,¹³⁸ 1985年6月19日清晨,约有10名全副武装的人对圣萨尔瓦多“Zona Rosa”区的“地中海餐厅”进行了袭击,打死了12人,包括6名美国公民,其中4人是守卫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其他被袭击的受害者幸免于死。同一来源报道说,组成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五个组织之一的中美洲工人革命党的“马尔多克奥·克鲁兹”突击队在给新闻社的电话中说袭击是它所干的。Boletín Semanal Centroamericano¹³⁹ 也对袭击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尔多克奥·克鲁兹”城市突击队军事政治司令部的一份公报,该突击队自称进行了该次袭击。民主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和外交委员会在给特别代表的一份文件中就

¹³⁷ 政治和外交委员会,“萨尔瓦多武装冲突中的人权情况:1985年上半年”,1985年7月31日。

¹³⁸ ABC,马德里,1985年6月21日和22日。

¹³⁹ Boletín Semanal Centroamericano,第6章,第五卷,第187号,1985年6月17日至23日。

“Zona Rosa”事件指出：¹⁴⁰

“6月19日，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尔多克奥·克鲁兹’突击队的军事分队袭击了坐在圣萨尔瓦多某地餐馆内的4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该地为政府军防守最严密的地方之一。餐馆中若干人及守卫巴西大使馆的一些国民警卫队士兵进行了还击。后者用G3型自动步枪射击，引起长达10分钟的激烈交火。交战结果又有2名美国人、1名智利人、1名危地马拉人和5名萨尔瓦多人死亡。”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文件¹⁴¹试图通过下列论点证明其行动是正当的：

(a) 行动是针对4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尽管他们身着便衣，未携武器，但是仍是军事目标；虽然他们的任务是守卫其大使馆，但仍持有军人身份；(b) 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附加议定书第56条，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选定袭击的方式和方法时尽一切可能地作到谨慎以避免或减少死伤人数，这可从他们避免使用爆炸物一事证实；(c)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袭击海军陆战队士兵是因为它认为武装冲突中仅有萨尔瓦多人死伤是不公平的；(d)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决定在那个地点袭击海军陆战队士兵是因为那里的环境有利于进行袭击；(e)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除其军事目标之外并无意造成任何伤亡，对出现的这种伤亡表示遗憾。

124. 特别代表报告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论点，但不打算对这些论点的理由进行彻底和详细的法律评定，这应是法庭份内的工作；但他认为不可能得出结论认为派往守卫大使馆的外国军事人员可以被看作是军事目标“Zona Rosa”行动仍是一次大屠杀事件。

125. 特别代表得知圣萨尔瓦多大主教 Rivera Y Damas 谴责了这一行动，根据国际新闻报道，¹⁴² 附属民主革命阵线的人民社会基督运动的领导人 Rubén Zamora

¹⁴⁰ 民主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和外交委员会，同前引文。

¹⁴¹ 同上。

¹⁴² 《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年6月27日和7月1日。

也谴责该行动违背日内瓦公约。至于特别代表本人，他不能不对袭击事件表示严重关注，因为这肯定无助于所需的使冲突人道化的工作。

126. 另外，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逗留期间还从地方报刊上得知，¹⁴³ 1985年9月14日“恐怖主义分子在从Coatepeque的 Santa Ana到 Cantón Resbaladro 公路上La Haciendita 的入口处对一辆载满乘客的小型运货卡车引爆了两颗炸弹”。爆炸事件引起5人死亡，其中3人是民防队成员，若干人受伤。同一来源还报道说在同一天“恐怖主义分子用机关枪向洪都拉斯大使馆射击”。

127. 特别代表还收到关于被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绑架的人的材料。根据法律保护社，1985年绑架的数字如下：1月，无；¹⁴⁴ 2月，2人；¹⁴⁵ 3月，6人；¹⁴⁶ 4月，1人；¹⁴⁷ 5月，7人；¹⁴⁸ 6月，1人；¹⁴⁹ 7月，无；¹⁵⁰ 8月，无；¹⁵¹ 9月，4人。¹⁵²

128. 国家警察说1985年1月1日至8月31日，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

¹⁴³ 《今天报》，1985年9月16日。

¹⁴⁴ 法律保护社，第33号报告，1985年1月。

¹⁴⁵ 同上，第34号报告，1985年2月。

¹⁴⁶ 同上，第35号报告，1985年3月。

¹⁴⁷ 同上，第36号报告，1985年4月。

¹⁴⁸ 同上，第37号报告，1985年5月。

¹⁴⁹ 同上，第38号报告，1985年6月。

¹⁵⁰ 同上，第39号报告，1985年7月。

¹⁵¹ 同上，第40号报告，1985年8月。

¹⁵² 同上，第41号报告，1985年9月。

阵线绑架了20个人。¹⁵³ 萨尔瓦多国内报刊¹⁵⁴ 登出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1985年10月和11月绑架的人数。其中包括1985年10月13日在乌苏卢坦省 Estanzuelas 的若干区内绑架的95人；¹⁵⁵ 根据同一材料，11月14日，还绑架一个饮水供应工程项目的12名工人，该项目是在国际开发署资助下为两个乡村所进行的；¹⁵⁶ 在拉利伯塔德省绑架了3名咖啡采摘工。¹⁵⁷ 在有的事件中，据报道绑架最后成为杀害。¹⁵⁸

129. 特别代表下面将谈及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对市长的绑架。一份送交特别代表的公报¹⁵⁹ 说，“自战争开始以来，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就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地方当局的立场，因为地方当局是反叛乱计划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并且指出该阵线对其所扣押的市长给予“战俘身份”。

130. 根据民主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公报，¹⁶⁰ 萨尔瓦多东部有8名市长被人民革命军俘虏，其中 San Jorge 市长 Valenzuela 先生在企图逃跑时丧生。该公报说，该名市长1985年4月29日被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抓住，在警告他不许行使其职责之后将他释放了。公报说，尽管有这样的警告，Valenzuela 先生仍企图继续行使其职责，因此再次被该阵线俘获，

¹⁵³ 萨尔瓦多政府，武装部队，国家警察，警察调查署：摘要，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

¹⁵⁴ 《世界报》，1985年10月16日、18日、28日。

《今天报》，1985年10月16日和18日，1985年11月29日。

《新闻画报》，1985年10月18日。

《拉丁日报》，1985年11月27日。

¹⁵⁵ 《新闻画报》，1985年10月15日。《世界报》1985年10月15日。

¹⁵⁶ 《世界报》，1985年11月14日。

¹⁵⁷ 《今天报》，1985年11月29日。

¹⁵⁸ 《拉丁日报》，1985年11月25日。《今天报》，1985年11月29日。

¹⁵⁹ 民主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给特别代表的公报，莫拉桑省，1985年5月1日。

¹⁶⁰ 同上，1985年5月12日。

在将他送往别处时他企图逃跑，因而发生了使他丧生的事件”。民主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和外交委员会交给特别代表的一份极厚的文件承认，¹⁶¹ “今年，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东部阵线分队俘虏了该地区的若干名市长，他们企图在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正在争夺或控制的地区就职”，并说约有20名因而被俘的市长，其中4名已释放。该文件还说，被俘的市长是战俘，因为他们卷入了反叛乱军事计划；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他们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探望并获准接收家人的来信。特别代表从国际报刊中得知在9月份的最后一、二个星期，另有7名市长被俘。¹⁶² 如下面报告中将要提到那样，这些市长1985年10月24日获释。

131. 特别代表不打算对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论据作详细的法律评定——这应是法庭份内的工作——但他认为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附加议定书第43条的规定，是不可能将市长们当作具有战斗人员身份因而视为战俘的。特别代表认为扣押市长无异于绑架，而这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附加议定书所不允许的。

132. 无论是何种情况，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于1985年5月3日决定“驳斥和强烈谴责武装集团在本国东部和北部对市长的绑架，因为这是威胁神圣人权和人民崇高意愿的政治暴力的表现”。¹⁶³

133. 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期间获悉共和国总统的女儿 Ines Guadalupe Duarte Durán 夫人及其伙伴 Ana Cecilia Villeda Soca 小姐被绑架的消息。她们是在1985年9月10日下午较早时候当离开新圣萨尔瓦多大学时在首都中心的一条街道上被人绑架。她们的保安人员之一，Mauricio Alfredo Palomares 先生被打死，另一名重伤。¹⁶⁴ 这些事实由萨尔瓦多政府正式发文通知了特别代表。根据在圣萨尔瓦多

¹⁶¹ 民主革命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和外交委员会，同前引文。

¹⁶² 《纽约时报》，1985年9月29日。

¹⁶³ 萨尔瓦多驻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日内瓦办事处大使给特别代表的文件。

¹⁶⁴ 《新闻画报》，《拉丁日报》，《今天报》，圣萨尔瓦多，1985年9月11日。

广为流传的说法及当地新闻界的反映，据认为与政治犯有关的“Pedro Pablo Castillo”阵线自称这次行动是该阵线所干的，但其后公开的材料确认事实上是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的绑架。值得庆幸的是，1985年10月24日，Duarte夫人和Villeda小姐被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释放，同时还有33名市长及市镇官员获释。这是经过了一系列谈判的结果，在谈判中萨尔瓦多政府允许96名负伤或残废的游击队员离开国家并释放了23名政治犯。¹⁶⁵ 尽管如此，特别代表仍对这些行为深表关注，这不仅是对人的生命权利、人身自由及安全的明显侵犯，而且会妨碍进行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对话所必需的和谐气氛的产生。特别代表还从国际报界得知绑架事件在萨尔瓦多社会的某些方面重新引起了恐慌。¹⁶⁶

134. 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还听到关于游击队绑架的进一步证词。居住在莫拉桑省某乡镇的一位40岁的妇女说，1983年12月8日“Muchachos”绑架了她的丈夫——其职务为地方治安官的秘书，自那以后她只间接地获悉她丈夫仍然活着，但身体状况甚差。另一名证人，查拉特南戈省某乡村一名40岁的居民说，1985年6月10日游击队绑走了她经营一小店的丈夫。她从那之后再也没听说过关于她丈夫的消息。圣萨尔瓦多一名17岁的年青姑娘说，1985年3月8日，她在首都街头突然被人击倒，失去了知觉。当她醒来时，发现自己已和3名妇女和2名男子一起在一辆出租车里。其后换了车，把她带至La Unión镇。在那里他们试图向她灌输游击队意识形态。5天以后，他们看到该证人拒绝相信游击队意识形态，才将她放走。证人说后来她收到过书面恫吓信，她认为这是从游击队处发来的，这使她十分不安。

135. 另外，特别代表得知，¹⁶⁷ 1985年10月26日下午4时，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一个军事分队绑架了Omar Napoleón Avila上校，当时他正在离圣萨尔瓦多36公里处的农村家舍中。该阵线说上校是作为“战俘”关押起来的，

¹⁶⁵ 《纽约时报》，1985年10月25日。

¹⁶⁶ 同上，1985年9月29日。

¹⁶⁷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La captura del Coronel Omar Napoleón Avila,” 萨尔瓦多，1985年11月15日。

因此，根据日内瓦公约受到良好和人道的待遇。

136. 特别代表还从政府处收到关于游击队对人们在该国境内的自由迁徙进行袭击的材料。¹⁶⁸ 该材料报道了若干起游击队设立路障和拦截私人汽车的事件。在多数这类事件中，他们焚烧、炸毁或采用其他手段破坏车辆和铁路设施，有时造成伤亡。从该国政府收到的大量文件使报告员无法详细报道这一问题。

¹⁶⁸ 萨尔瓦多政府，武装部队："Informe de violaciones d los derechos humanos contra el pueblo de El salvador cometidas por los grupos subversivos"II: "violaciones a los derechos humanos contra la libertad de transito", 第六卷，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

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情况

137. 如在以前的报告中一样，特别代表准备提供关于许多萨尔瓦多公民被迫离开家园，向国家的其他地区迁移（被迫流离者）或到其他国家避难（难民）的材料。特别代表认为在萨尔瓦多猖獗的暴力是大规模出走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在萨尔瓦多由于经济原因移民是人们熟悉的现象。

138. 在圣萨尔瓦多，特别代表有机会同内政部长和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讨论了萨尔瓦多国内被迫的流离的居民的情况，这些人依赖于国家援助流离失所者委员会的服务设施。根据两位官员口头提供的材料及他们提供的文件，¹⁶⁹ 截至1985年7月31日，被迫流离的居民总数达417,000人，其中117,000人生活在战斗区之内，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他们提供服务。另外300,000人则由国家援助流离失所者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支助。根据上述文件，国家援助流离失所者委员会向被迫流离的居民提供了以下服务项目：

- (a)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定量配给表配给的食物篮每30天分配一次；其中包括玉米、油、牛奶、大豆、大米、糖、酸橙和盐；
- (b) 通过医疗检查和防病药物及治疗药物提供健康服务；
- (c) 向急需的家庭提供建造临时住处的建筑材料；
- (d) 向最需要的人发配衣服、肥皂等其他物品。

139. 副部长还告诉特别代表说，国家援助流离失所者委员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但是，该机构仍计划向被迫流离的儿童提供识字课程。她还说，在1985，有46个被迫流离者家庭自愿返回原来的居住地。

140. 特别代表还得知，在该国境内被迫流离的萨尔瓦多居民中，生活在战斗区内的人曾被当局强令疏散。根据报纸《至上报》，¹⁷⁰ 1985年4月，萨尔瓦多军队将来自Cerro de Guazapa地区的约200人拢集在一块，其中有35名

¹⁶⁹ 国家援助流离失所者委员会，“关于委员会向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的报告”，未具日期。

¹⁷⁰ 《至上报》，墨西哥，1985年4月25日。

儿童，然后将他们交给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一来源¹⁷¹还从萨尔瓦多军队得知，从靠近洪都拉斯的东部还撤走了好几百名农民。撤走他们的目的是要“保障平民人口的安全”。

141. 《美洲观察报》也全面详细报道了这类疏散，¹⁷²特别是1985年4月在 Volcán de Guazapa 地区和1985年6月在莫拉桑省发生的撤离。《美洲观察报》对此种疏散强烈地加以批评，因为疏散工作显然没达到某些最起码的标准，也没有达到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7条所规定的标准。

142. 附加议定书二第17条禁止由于冲突的原因强迫平民迁移，除非平民的安全或紧迫的军事原因要求这样作。特别代表就强迫迁移的目的询问了萨尔瓦多国防部长，回答是其目的在于保障对平民生命和人身不受侵犯的尊重。假定疏散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萨尔瓦多政府是理应有权这样作的。特别代表认识到这样的迁移会给平民带来的痛苦；但是，考虑到战争的现实，他认为如果他们依旧生活在交战区域内的话将会更为痛苦。

143. 关于难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¹⁷³将截至1985年6月31日为止接受难民专员办事处援助的萨尔瓦多难民分为下列几组：1,750人在伯利兹；约5,000人在哥斯达黎加；20,388人在洪都拉斯（在 Mesa Grande 和 Colomoncagua 难民营）；约900在尼加拉瓜；约500在巴拿马。

144. 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官员所说¹⁷⁴1985年1月1日至6月30日，难民专员办事处从尼加拉瓜帮助遣返了195名萨尔瓦多难民，从哥斯达黎加56名，从巴拿马18名，从洪都拉斯334名。

¹⁷¹ 同上，1985年5月18日。

¹⁷² 《美洲观察报》，“持续的恐怖”，萨尔瓦多人权报告第七份补充材料1985年9月。

¹⁷³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中美洲和墨西哥”，1985年7月，第13号。

¹⁷⁴ 1985年8月29日与日内瓦难民事务专员办事处官员的电话谈话。

五、武装冲突中的人权

145. 正如在1984年报告中所述,¹⁷⁵ 特别代表希望对萨尔瓦多共和国武装冲突中或其后正规军和游击队双方所犯的侵犯人权行为予以特别注意。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萨尔瓦多是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1949年四项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由于萨尔瓦多的冲突是这些公约和议定书所述的“不带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因此,有关规则尤其是上述每项公约各条和附加议定书II所规定的规则都适用。冲突的双方,即萨尔瓦多正规军与反对派游击队都必须遵守。

146. 特别代表将首先处理关于萨尔瓦多正规军进行轰炸和其它军事行动所造成的非战斗性人员或平民伤亡的情况。他将提供汇报给他的伤亡数字,但是希望强调,应极其谨慎地看待这些数字。这些数字实际上是战区的死亡数目。在战区进行调查极其危险,而且很难进入。此外,由于战斗的另一方是游击队,因此往往难以查明死者是不是战斗人员。这一困难表现在自1984年年中以来大主教管区法律保护办公室采用的区分统计办法上,即把伤亡情况分为两类:

“军事行动中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包括战斗人员和平民百姓,由于缺乏适当的验证,因此不可能适当的归类,可能大多数是平民”;和

“伏击、冲突或巡逻行动中被杀死的政治暴力受害者,其中大部分是战斗人员;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验证,因此不能适当的归类。”

由此可见,假定推测在这种方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一种情况。

147. 据《基督教法律协助》¹⁷⁶ 报道,被武装部队空军和陆军轰炸炸死并且被描述为“无具体职业”的人数为:1月份127名;2月份78名;3月份42名;4月份82名;5月份37名;6月份28名;7月份19名;8月份31名;

¹⁷⁵ E/CN.4/1985/18,第121-157段。

¹⁷⁶ Christian Legal Aid, Boletin informativo,15 July 1985.

9月份39名；¹⁷⁷ 也就是说，今年头9个月共死亡483名。

148. 据《法律保护》报道，在军事行动中民事暴力的受害者“既有战斗人员也有平民百姓，其中大多数可能是平民百姓，但由于缺乏适当的验证，因此不可能适当的归类”，受害人数是：1985年1月份90名；¹⁷⁸ 2月份130名；¹⁷⁹ 3月份79名；¹⁸⁰ 4月份76名；¹⁸¹ 5月份73名；¹⁸² 6月份133名；¹⁸³ 7月份75名；¹⁸⁴ 8月份74名；¹⁸⁵ 9月份42名；¹⁸⁶ 也就是说，在1985年头9个月内，共死亡772人。特别代表强调以下事实：根据所引用的资料来源，由于缺乏适当的验证，因此必须做一定的假设，才能得出上述数字。

149. 不过，《法律保护》也提供了不作假设得出的下述“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造成的平民死亡”数字：¹⁸⁷ 1月份19名；2月份1名；3月份9名；4月份9名；5月份4名；6月份7名；7月份16名；8月份3名；9月份1名。

150. 特别代表也能够听取证人关于报道的萨尔瓦多军队尤其是空军给非战斗人民造成的伤亡情况的证辞。

151. 一位29岁的证人是家庭工人，通常住在库斯卡特兰省 Cerro de Guazapa 附近的Mirandilla村。她说，1985年7月14日，大约30名士兵闯入村庄，

¹⁷⁷ 同上, 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El Salvador, January-September 1985.

¹⁷⁸ Legal protection, Report No.33, January 1985.

¹⁷⁹ 同上, Report No. 34, February 1985.

¹⁸⁰ 同上, Report No. 35, March 1985.

¹⁸¹ 同上, Report No. 36, April 1985.

¹⁸² 同上, Report No. 37, May 1985.

¹⁸³ 同上, Report No. 38, June 1985.

¹⁸⁴ 同上, Report No. 39, July 1985.

¹⁸⁵ 同上, Report No. 40, August 1985.

¹⁸⁶ 同上, Report No. 41, September 1985.

¹⁸⁷ See Legal Protection reports cited.

用枪托殴打她与三个孩子要他们交出据说是他们所藏的武器，然后把房子烧了。第二天，她看见许多飞机与直升飞机来轰炸村庄，人们不得不躲到山里。过了一天他们回到村里后，她发现了她的三个妹妹和怀孕的弟妹的尸体，身上带有遭受暴力的痕迹。她认为她们是被士兵打死的。她又说，1985年7月20日，飞机又来丢炸弹，之后她看见一个孩子和一个年老的男人与女人被炸死了。

152. 另一位证人21岁，也是家庭工人，住在卡瓦尼亚斯省 Santa Olaya 市。她说，1985年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二，近中午时，五架飞机飞到该市上空往下扔炸弹，炸死两个儿童和三个妇女，她亲眼看到了这些死者的尸体。她又说，游击队员偶尔也经过本市，一般人们都卖给他们食物。

153. 还有一位证人是26岁，家庭工人，住在圣维森特省的 Cayetano 村。她说，1985年5月26日凌晨6点左右，有两架飞机和一架直升飞机扔下八枚炸弹，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是炸毁了房屋。她又说，同一天下午大约4点钟，一些士兵闯到镇里，抓走两个正在捕鱼的男人，后来这两人被发现死了。据证人说，5月初一些士兵来到镇上，人们后来发现一个14岁的男孩死了，太阳穴被子弹打穿了。

154. 另一位证人19岁，家庭工人，住在圣维森特省 Cerros de San Pedro 镇。她对特别代表说，1985年8月15日，武装部队的一些人闯入镇里把与她一起生活的23岁男子杀了，当时他正在种玉米。她还说，另一天她看到几架飞机飞过，并听到一颗炸弹爆炸的声音，炸死了两个人，烧了玉米田。

155. 还有位证人45岁，家庭工人，住在库斯卡特兰省 Suchitoto 附近的 Caserío Chaparral 镇。她对特别代表说，1985年4月25日，士兵们进入镇里时，她的丈夫出去隐藏另外一些人。那些当兵的意识到他干什么后，就追把他逼到附近的一条沟里；两天后人们发现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脑门里有颗子弹。证人又说，她记不清是那几天了，她看见空中扔下几颗炸弹，一些人被炸死了。

156. 另一位证人48岁，家庭工人，住在库斯卡特兰省 Caserio El Cerebal Platanares 镇。她对特别代表说，她看见过几次轰炸，最后一次是在1985年8月7日，她亲眼看见三架飞机和约五架直升飞机在轰炸。据该证人说，这次空袭之后，跟着又有地面行动，镇上的人不得不逃走。她又说，她们回到镇上后，发现Rodolfo Landaverde 一家七口人被炸死了，是邻居们把他们埋葬的。据证人说，游击队员也常常路过本镇，村民们给他们食物。

157. 除前面几段所述情况外，特别代表还在圣萨尔瓦多听取了独立的可靠人士与机构他们说，自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于1984年8月下令尊重平民的权利¹⁸⁸ 以来，萨尔瓦多部队已采取比前一年更加严格的措施来设法避免造成非战斗性人员的伤亡，常常把所谓的“马萨斯”从战区撵出去。

158. 同前几年不同的是，特别代表实际上没有收到关于武装部队大规模屠杀平民百姓的报告。这是《美洲观察》在1985年9月份的报道中也承认的情况：“一方面，最近六个月来，人权情况有所改善：未收到有关武装部队大规模屠杀的报道，在这之前的六个月期间内，在卡瓦尼亚斯 Los Llanitos Cabañas 和查拉特南戈省的 Gualsinga 河附近发生过屠杀事件。从萨尔瓦多现代历史看，《美洲观察》认为这是一种有利的发展。”¹⁸⁹ 但是，同一份报道又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军事或反叛乱行动中，武装部队仍然继续小规模地滥用武力整治平民百姓，包括谋杀或施行酷刑。”¹⁹⁰

159.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刊登的由记者J. Lemoyne 写的一篇报道说：

“……绝大部分有关空袭的报道都来自战场。战场上武装部队到处埋伏，游击队地雷比比皆是，记者几乎不可能进入。证人往往是派性很强的人。政府官员普遍地为空军辩护。不少谴责轰炸的证言都是表示自己是造反派支持者的农民提供的。很难查明所报道的攻击情况的真实程

¹⁸⁸ E/CN.4/1985/18, 第143段。

¹⁸⁹ Americas Watch, “The continuing terror”, oo.cit.

¹⁹⁰ 同上。

度。游击队经常以孤立的村庄为基地，神出鬼没地袭击政府军。上周采访最近来到三个萨尔瓦多难民营的来自 Morazan 省四个村庄的农民，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和一些国际救济官员后得到的印象是，担心空军轰炸至少是仍在战斗频繁的地区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部分内容。采访还表明，空军在该国大部分地区轰炸时已更准确更谨慎了，平民百姓的伤亡人数也减少了。一位同萨尔瓦多政府或美国大使馆都没有联系的国际救济官员以前曾对空军表示谴责，这次说他将不再把空军的袭击说成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了。但是来自争夺激烈的造反派控制区，尤其是离圣萨尔瓦多北面 18 英里的 Guazapa volcano 的难民们却一再说空军对支持造反派的老百姓和村庄进行空袭。也有一些报道说，该国其它地方也有空袭事件发生，非造反派支持者的平民说，他们无缘无故受到飞机轰炸。虽然在美国有若干报道说，萨尔瓦多用凝固汽油弹轰炸平民百姓和造反派，但是在最近几周所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曾提到凝固汽油弹或燃烧弹。萨尔瓦多军官们确认他们有凝固汽油弹，但是说没有使用过。”¹⁹¹

160. 另一位记者丹·威廉斯在 1985 年 7 月 19 日《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下述报道：

“……难以证明有关不分青红皂白地表炸的指控是否成立，因为游击队在通往他们所控制的地区的路上布了许多地雷，这个国家的其它地方则因双方都设置了伏兵，也不安全。对来自三个经常遭受轰炸的地区的难民的采访以及同进入战区的救济工作者的会晤都没有得到证据支持广泛轰炸的指控。有许多关于轰炸与扫射的传说，但是这类袭击似乎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据报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什么伤亡。”

161. 根据圣萨尔瓦多提供给特别代表的资料，萨尔瓦多武装部队承认有一次犯了个错误。具体来说，就是在 1985 年 8 月 6 日，他们轰炸了 Chalatenango 北部靠近与洪都拉斯接壤的 Octapal 小型住区，炸死了一位妇女和她的两个幼子，

¹⁹¹ The New York Times, 18 June 1985.

摧毁了一些房屋和庄稼。 8月10日，布斯蒂洛将军代表空军发了6万科朗作为补偿。 特别代表认为，不论怎么说，这些事实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说明了萨尔瓦多政府决心按照战争法的规则进行战争。

162. 特别代表虽然再次强调精确地或者甚至近似地估计究竟有多少平民百姓的死亡可归因于政府军的军事行动是多么困难，但是他反复思考和仔细评价上述资料之后真诚地相信，平民百姓的确有所伤亡，不过他的印象是，今年没有去年多。特别代表还认为，军队的过分行动给私人财产带来不必要的损害，损害程度多大很难确定。 无论如何，尽管特别代表在先前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说1984年平民百姓的死亡数字“可能很大”，¹⁹² 但是他现在能够说1985年的死亡数字小了。 特别代表认为，萨尔瓦多军队正设法以比过去更人道主义的方法打仗，而没有执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政策，虽然飞机与迫击炮偶尔也造成老百姓的伤亡。 但不管怎样，特别代表对老百姓的死亡表示关切；他非常希望并相信，萨尔瓦多军队在作战中会充分尊重平民百姓。

163. 特别代表也对萨尔瓦多军队作战方式的其它方面表示关切。 譬如，据当地新闻报道，¹⁹³ 1985年6月，军队摧毁了圣维森特省Cerro El Pulpito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服务的一个地下医院；又据地方新闻报道，¹⁹⁴ Nueva Concepción（查拉特南戈）一个叫作Los Mangos的村庄里有个地下医疗所是给游击队员看急诊的，军队发现之后就采取军事行动予以捣毁。 此外，特别代表从政治犯的供词中得知，武装部队逮捕给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战士看病的医生。

164. 据国际新闻报道，¹⁹⁵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的军官们阻止人道主义组织CARITAS向查拉特南戈省的居民发放食物。 这段新闻引用萨尔瓦多大主教Monsignor Rivera y Damas的发言作为资料来源。

¹⁹² E/CN.4/1985/18。

¹⁹³ Diario de Hoy, 18 June 1985。

¹⁹⁴ 同上, 2 August 1985。

¹⁹⁵ The New York Times, 18 February 1985。

165. 特别代表再次向主管当局询问萨尔瓦多军队如何对待战斗中被俘的游击队员。所得到的答复同前几年相似,即由于游击队员很勇敢愿意牺牲,因此很少人在战斗中被俘,即使被俘,军队也不杀害他们,这既是为了人道主义精神,也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取情报。事实上,特别代表曾在萨尔瓦多监狱中同在敌对行动中被俘的游击队员,如指挥员 Nidia Diaz 谈过话。

166. 特别代表将在下面介绍一下游击队作战方面的情况。

167. 对此,特别代表应指出,他也收到1985年中因游击队军事行动而造成的平民死亡数目清单。据《法律保护》报道,1月份无死亡人数,¹⁹⁶ 2月份有六名,¹⁹⁷ 3月份,五名,¹⁹⁸ 4月份,七名,¹⁹⁹ 5月份,无,²⁰⁰ 6月份,三名,²⁰¹ 7月份,无,²⁰² 8月份,无,²⁰³ 9月份,三名。²⁰⁴ 特别代表希望大家注意下述事实,即同军队造成的死亡情况不同的是,《法律保护》没有对游击队造成的死亡情况作出假定。他还希望指出,游击队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正规武装部队造成的死亡人数。

168. 萨尔瓦多主管当局告诉特别代表说,在死亡的平民百姓中,有许多是被游击队布下的触发地雷炸死的。特别代表从圣萨尔瓦多新闻报道获悉,有几次这种地雷爆炸炸死的是未成年人。譬如,1985年4月8日,圣维森特省某村庄的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被炸死;²⁰⁵ 同一天,乌苏卢坦省 Juacaran 的一个14岁的

¹⁹⁶ Legal Protection, Report No. 33, January 1985.

¹⁹⁷ 同上, Report No. 34, February 1985.

¹⁹⁸ 同上, Report No. 35, March 1985.

¹⁹⁹ 同上, Report No. 36, April 1985.

²⁰⁰ 同上, Report No. 37, May 1985.

²⁰¹ 同上, Report No. 38, June 1985.

²⁰² 同上, Report No. 39, July 1985.

²⁰³ 同上, Report No. 40, August 1985.

²⁰⁴ 同上, Report No. 41, September 1985.

²⁰⁵ El Mundo, 9 April 1985.

姑娘被炸死；²⁰⁶ 4月24日，莫拉桑省某区有位姑娘和妇女被炸死；²⁰⁷ 6月30日，圣安娜附近有个叫El Jute的村子里，有三个小学生被炸死。²⁰⁸ 特别代表还从地方报刊得知，有些儿童是被游击队其它作战方式打死的。

169. 据《法律协助》报道，²⁰⁹ 1985年4月8日，在Santiago Nonualco 武装部队人员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交锋之后，游击队进入Santa Cruz Loma 镇，民防人员显然错把他们看成是正规部队人员。随后游击队员缴了民防队员的械，并处决了六名。同一报道还说，在1980年4月至1983年6月期间内，Santiago Nonualco 民防队杀死若干人。这篇报道还说，²¹⁰ 1985年4月8日，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人员同民防队员在Santa Cruz Loma 的交火中，游击队一门90毫米大炮击中了一所建筑物，点燃了里面的军火库，所引起的爆炸炸死了九个民防武装人员、两个成人平民和两个儿童。国际新闻也报道了上述事件。²¹¹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对这些死亡深表遗憾并解释说，²¹² 他们不知道该建筑物内有人，该建筑物是座兵营，因此是军事目标。

170. 此外，据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份公报说，1985年3月31日，在San Gerardo附近发生的战斗中，一辆民用车进入埋伏区后游击队员命令停车；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停车命令反而加速，因此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

²⁰⁶ Diario de Hoy, 10 April 1985.

²⁰⁷ Diario Latino, 25 April 1985.

²⁰⁸ Diario de Hoy, 1 July 1985.

²⁰⁹ Christian Legal Aid, Boletín informativo, 26 May 1985.

²¹⁰ 同上.

²¹¹ Washington post, 11 April 1985; Time, 22 April 1985.

²¹² Communiqué from the FMLN to the Salvadorian people and the other peoples of the world, 12 April 1985.

向这辆车开火，打伤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位叫 José René Miranda 的神学院学生，他后来死了。²¹³

171. 虽然上述报道令人不安，但是有关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释放被俘正规军战士的报道却令人鼓舞。譬如，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份官方出版物报道，²¹⁴ 从 1985 年 1 月份至 6 月份，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四次行动中俘获的 37 名武装部队人员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场情况下被释放。特别代表不知道这一数目是否包括《法律协助》所报道的²¹⁵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 Santa Cruz Loma 之战后于 1985 年 4 月 11 日释放的 11 名武装部队人员。特别代表指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也同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协作。

172. 特别代表获悉，1985 年 2 月初安排了一次休战，以便给 40 万儿童进行免疫注射。²¹⁶

173. 据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²¹⁷ 民主革命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愿意于 12 月 24 日至 26 日的圣诞节期间以及 12 月 31 日至 1 月 2 日的新年期间中止军事行动。军事当局在答复²¹⁸ 中声明，军队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反击游击队的攻击。

²¹³ Communiqué from the FMLN Sent to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Department of Morazán, 31 March 1985.

²¹⁴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ctivities of ICRC in El Salvador", Compiled and presented by the ICRC delegation in El Salvador, July 1985.

²¹⁵ Christian Legal Aid, op.cit.

²¹⁶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4 February 1985.

²¹⁷ El país, 14 December 1985; Excelsior, 24 December 1985.

六. 萨尔瓦多政府对人权的关注

174. 特别代表在以前的几份报告中指出, 他觉得萨尔瓦多共和国的上层官员真诚地关心改善本国人权情况, 他们的关心正逐渐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 在他于 1985 年 9 月对该国进行的最近一次访问中, 他发觉该国政府仍然坚决地奉行尊重人权的政策, 他同行政、立法和司法当局的高级官员、包括共和国总统的会晤使他进一步确信, 在萨尔瓦多逐渐民主化范围内, 尊重人权是萨尔瓦多共和国当前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75. 特别代表在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前一份报告中²¹⁹ 提到 1984 年 5 月选举总统后组成的新政府在尊重人权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特别代表将在下面介绍该国在 1985 年所采取的措施, 事实上, 它们是 1984 年所采取的措施的继续、发展和补充。

176. 公共安全部副部长 Colonel Lopez Nuila 对特别代表说, 武装部队人员进行逮捕的正常行动程序对武装部队所有单位和各个安全机构仍然适用。 此外, 还颁布了所谓“公共安全部副部长人权咨询办公室第 2 号工作指令”。²²⁰ 1985 年 4 月, 副部长办公室还发布了某些“正常程序补充条例”。 遵照宪法和第 50 号法令, 这些补充条例旨在纠正在逮捕与拘留政治犯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 正常行动程序及上述指令的宗旨是为确保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人员在执行其职责时尊重人权。

177. 特别代表还愿意谈谈对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全体人员强迫进行的人权教育。 根据公共安全部副部长提供的说明及交给特别代表的文件,²²¹ 萨尔瓦多天主教主教所指派的 15 个牧师在一位高级教士的协调下正在积极地对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

²¹⁹ E/CN.4/1985/18, 第 158-172 段。

²²⁰ Government of El Salvador, "Informe sobre la situa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Seguridad Pública, Ministerio de Defensa, 1 de septiembre 1984 a 31 de agosto 1985", San Salvador, 9 September 1985.

²²¹ 同上。

的首长、官员、军队和代理人进行人权教育。此外，人权咨询办公室已经设立，并且规定：公共安全机构内欲晋升者目前必须学习下述课题：种族、人权和人际关系。有关资料表明，迄今为止这些课题已在为官员们开设的八个专业等级课程上讲授过，那15个牧师已就这些课题对13,000名安全机构人员发表了400次非正式讲演。上述文件还说明，已经编写了一本公共安全机构人员必须遵守的人权入门手册和其他人权条款。特别代表收到一本人权入门手册。

178. 遵照现行宪法第60条，教育部长还着手在他的权限范围内的广大部门中进行人权教育，尤其是通过“道德、公民价值和人权方案”来进行教育。正如在圣萨尔瓦多提供给特别代表的文件所述，²²² 已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来拟订指导萨尔瓦多道德、公民价值和人权活动的规则，制定每个参加机构决心进行具体活动所依据的准则。文献中包括一张长长的1985年计划进行的活动清单，和已经进行的活动清单。后者包括组织“萨尔瓦多道德、公民价值和人权首届讲习班”以及参加1985年7月8日至12日在哥斯达黎加圣约塞举行的“首届美洲教育与人权讲习会”

179.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组织）是根据特别代表在以前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阿帕内卡条约成立的，1985年仍继续工作。根据特别代表在圣萨尔瓦多获得的文件，²²³ 该委员会在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7月31日期间作了下述工作：收到关于侵犯人权的206起控诉。为了处理这些案件，它给主管当局致公函413份，并对军事法庭拜访了71次；它给予550名想查明其亲属被拘留原因与拘留状况的人士以帮助；处理了区域办事处交上来的65起案件；记录了目前正在审查中的1,619名被拘留人员的情况，在这些人中，已有774名被释放，230名直接交给该委员会。它还会见了898名被拘留人员，并将逮捕当局曾利用某种强迫手段对待被拘留者的案件向上汇报；进行了36起诉讼，以证

²²² Government of El Salvad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 enseñanz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República de El Salvador", San Salvador, September 1985.

²²³ Salvador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op.cit.

以证实公众所述的人权侵犯真伪。它还设立了一个医疗外科诊所，其医生已为拘留中心施诊335次。上述文件还介绍了该委员会设在圣米格尔和圣安娜的区域办事处所进行的活动。最后，该委员会还通过讲课等方式进行增进人权的活动。特别代表再次感到，虽然在该国总的人权情况中该委员会的作用不大，但是它的活动是值得赞扬的，因为这些活动为饱受萨尔瓦多内战苦难的人们减轻了一些痛苦。

180. 至于人权委员会（政府组织）提交的关于武装部队人员侵犯人权的报告，特别代表已经审查了萨尔瓦多政府所提交的大量文件，²²⁴ 这些文件声明，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们审阅了这些报告并予以调查。特别代表在人权委员会总部审查了其中的一些报告，其中一份谈到一位民防队员对一个人施用酷刑，委员会的医生证实了这件事。在把这一指控提交给军事当局后，军事当局将嫌疑犯转交给地方法官，但地方法官以缺乏证据为由将嫌疑犯释放了。特别代表也看到一些类似的由法院审判嫌疑犯的案件记录。

181. 特别代表获悉，²²⁵ 同前几年一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在萨尔瓦多继续做人道主义工作。具体来说，在1985年头六个月内，它给萨尔瓦多人民分配了406次食品，平均每月112,000人次，为33,996人提供医疗，分配了价值694,557科朗的药品，负责为战区儿童进行免疫注射，对206个拘留地点作了970次访问，登记了822名被拘留人员，收到关于寻访下落不明人员的636份恳求，向武装部队人员和法拉本多、马蒂解放阵线人员作了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规则的介绍。特别代表高度赞扬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认为，萨尔瓦多政府允许进行这些人道主义活动的事实再次证明它对尊重人权的关注。

182. 说明萨尔瓦多共和国当局对尊重人权表示关注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其司法改革计划。特别代表于1985年9月份在该国访问期间曾收到关于司法改革计划

²²⁴ Government of El Salvador, Armed forces. "Informe de violaciones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contr el pueblo de El Salvador cometidas por los grupo subversivos. 1. Acusaciones en contra de la Fuerza Armada de El Salvador", vol. I, 1 September 1984 to 31 August 1985.

²²⁵ International Committe of the Red Cross, "Activities of ICRC....", op. cit.

方面的大量资料与文件。²²⁶ 1984年7月13日，萨尔瓦多政府同美国签订一项所谓的“司法改革项目捐赠协议”。该协议已得到立法议会的批准，并且发表在《官方公报》上。²²⁷

183. 该协议经第1号修正案修正后，于1985年5月14日签字，并且得到立法议会的批准，在《官方公报》上发表。²²⁸ 两份文件都规定要设立“萨尔瓦多法律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萨尔瓦多立法议会通过1985年6月13日第39号法令设立的。²²⁹

184. 据上一段所述文件所载，审查委员会的主要宗旨是研究与批判地分析司法系统及其在各个领域——而不只是在刑法和刑事诉讼领域内的有关法律与条例，以便随后拟定议案与规章。因此，规定设立审查委员会的法令的前言指出，“本国政府的主要宗旨之一是改善本国的司法，以保障共和国居民的权利，保证他们尽职，为此，必须批判地分析司法系统，国内立法必须作出适当的改革”。根据特别代表所得到的说明，该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派定，目前正在积极地制定工作计划。毫无疑问，它将会优先考虑犯罪问题和刑事诉讼。

185. 但是，据上述资料，萨尔瓦多法律委员会的成立并不包括司法改革项目的各个方面。事实上，改革项目还有另外三个组成部分，即“司法保护股”、“犯罪行为审查委员会”和“司法管理培训股”。“司法保护股”旨在组织、培训和装备一支特别警力量，以维护司法程序的完整性，确保法庭的安全，防止证人、陪审员与其他涉及司法程序，尤其是刑事讼诉的人士受到恐吓。“犯罪行为审查委员会”则旨在调查严重影响国家公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最后，“司法管理培训股”旨在查明司法系统内在人力、行政能力、设备、装置及对参与司法程序的地方法官和其他人士进行培训方面的需要。

²²⁶ Government of El Salvador, "Informe del Secretario Ejecutivo de la Comisión Revisora de la Legislación salvadoreña", San Salvador, 10 September 1985.

²²⁷ Government of El Salvador, Diario Oficial, No. 154, vol. 284, 21 August 1985.

²²⁸ 同上, No. 107, vol. 207, 10 June 1985.

²²⁹ 同上, No. 131, vol. 288, 12 July 1985.

186. 特别代表于1986年1月份又收到有关上述审查委员会工作的进一步资料。²³⁰ 根据这份资料,法律审查委员会目前已臻于完善,其拟议中的活动也已批准。10份收到创办资金,因此可以进行工作人员甄选。任命了技术-司法人员(为各个委员会工作的九名律师),制定了全盘政策,安置了办公室,宣布了一月份召开协商会议。

187. 特别代表欢迎司法机构的这些改革项目,认为它们很有价值。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些改革项目会在短期内得到确实的成效。其影响将会在中期和长期内使萨尔瓦多社会逐渐感觉到它们,因为归根到底,公民的态度与习惯需要先改变,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

188. 特别代表认为,萨尔瓦多共和国当局正在名符其实地坚持改善人权状况的政策,并将它作为民主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他希望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能在不久的将来使该国成功地消除一切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

²³⁰ Government of El Salvador, Committee to Review Salvadorian Legislation, annex 1 of the report submitted to Professor José Antonio Past Ridruejo, 2 September 1985.

七、结 论

189. 特别代表在对这份报告所载的大量资料作了谨慎认真的评价之后，现在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同以前一样，这些结论只反映了他个人的观点。然而应该指出，由于其职权范围及调查的性质与环境，这些结论并不提及具体的行为或事件，而只提及1985年萨尔瓦多的总的人权状况。这也是因为特别代表所得到的有关人权侵犯的资料太多了，使他不可能就所收到的许多案件中的每一件作必要的调查以查明真实情况。特别代表的意思是，他所承担的对萨尔瓦多1985年发生的人权侵犯事件进行调查与评价的任务绝对不等于法院的作用。因此，这份报告既没有司法判决的特点，也没有司法判决的意义。在作了上述说明之后，特别代表希望将其结论系统地归纳如下。

190. 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代表指出，他在前几份报告中所述的总的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总而言之，特别代表考虑到该国因内部冲突、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它原因而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并且了解这些权利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以改善，而只能通过逐步改革来改善。司法改革除需要其它因素外，还需要一种完全安定的社会气氛。特别代表注意到有迹象表明在劳工骚动日益恶化的气氛中，一些工会领导已被政府代理人所逮捕。他还忧虑地注意到所用的战争方法——即军队对该国经济基础设施的攻击，尤其是游击队对其经济基础设施所进行的系统的袭击——在目前与将来对萨尔瓦多人民享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

191. 关于国家机关代理了对生命权利进行的非战斗性侵犯，特别代表内心深信，1985年还有对平民百姓进行政治谋杀的事件，有些是先用劫持方法将受害者劫持，然后使其失踪。这类谋杀有时是由极端右翼的准军事组织干的，其中一些人可能同低级国家代理人有联系，或者得到后者的容许。关于这类任意处决的总数目，特别代表的印象是，与1984年下半年的平均数目大体相近。那时，在杜阿尔特先生当选共和国总统之后，由于采取更有效的预防和控制行刑队及若干国家机关活动的新政府政策，因此谋杀数字明显下降。

192. 特别代表还发现，在对某些政治犯进行司法权以外的审问时，给他们施加严重的心理压力，其程度不亚于残酷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对待。不过，特别

代表并不认为这种做法代表萨尔瓦多当局的谨慎系统的政策，尽管最新消息证实这类行为仍在令人不安地继续存在。

193. 关于萨尔瓦多刑事司法系统调查和惩罚严重的政治性侵犯人权行为的效能，特别代表仍然认为形势非常令人不满意，因为大部分这类侵权行为仍未受到追究和惩罚。此外，他还认为，调查和惩罚同武装反对力量合作行为的司法程序极其缓慢，经常不尊重现行法律，有时依靠通过威胁恐吓获取的不一定反应真实情况的司法外供词作为证据。不过特别代表注意到在这方面所存在的困难，以及对萨尔瓦多法律制度和司法组织进行改革的尝试。这些尝试是值得努力的，令人赞扬的，尽管不能断定它们在短期内会产生确实的成效。

194. 关于萨尔瓦多军队在军事行动中所犯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代表忧虑地注意到这类行为仍在继续给平民百姓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财产损失，不过他感到平民百姓受害者的人数低于去年。毫无疑问，这应归功于下述事实，即遵照政府的指示，武装部队正试图以较过去人道主义的方式来从事战争。

195. 最后，特别代表再次谈到萨尔瓦多政府关于尊重人权的政策，鉴于他在提交人权委员会的前一份报告²³¹中曾指出，业已证明政府的这项政府比前几年更有效，他现在可以说，1985年这项政策所产生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可从武装部队的作战行为中看出，由于他们设法使战争更通人性，因此造成的非战斗性人口的伤亡比去年少。

196. 关于游击队所犯的与战斗无关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代表说个别和集体谋杀他认为不是战斗人员的事件在令人不安地增多，而且劫持平民的事件也令人不安地增加和扩大。至于游击队的战斗行为，尽管有三次游击队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被俘的萨尔瓦多军队的战士，但是有一次他们却毫无道理地任意处决了一名手无寸铁的战斗人员。特别代表还忧虑地注意到，游击队的战斗行动给平民百姓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根据各种证据，伤亡数目比军队造成的小——给私人与公共财产造成损失。

²³¹ E/CN.4/1985/18, 第179段。

八、建 议

197. 考虑到萨尔瓦多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对侵犯人权所表示的关注，尤其考虑到生命权利的典型特性和对生命权利的侵犯是无可挽回的这一事实，特别代表建议，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关各方立即采取必要措施终止在非作战情况下和作战中攻击或由于战斗而攻击非战斗人员的生命。

198. 特别代表仍然认为，使人民安居乐业是尊重生命权利、尊重其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以及逐渐改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受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因此，他再次强烈建议萨尔瓦多政府与左翼反对力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终止暴力与战争，给本国带来和平。为此，冲突双方应努力通过对话来确保和平，对话应该是真诚的、慷慨的、坦率的、而不仅仅是策略而已，应该以拯救萨尔瓦多公民的生命和在该国建立和平、稳定、民主和各方共处的体制为目的。无论怎样，在未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以前，也不管谈判的条件如何，特别代表会提请萨尔瓦多政府与游击队注意它们必须采取措施使战争通人性，尤其是在尊重平民百姓的生命权利以及对战场上俘获的俘虏方面。只要严格认真地执行萨尔瓦多作为缔约国的已经生效的文件——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附加议定书——的有关条款，这一点是能办到的。

199. 最后，特别代表建议萨尔瓦多当权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当局采取下述措施：

- (a) 取消不符合对萨尔瓦多共和国有约束力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国际文书所载条款的一切立法措施和其它措施；
- (b) 在侵犯生命权利、其它权利和基本自由现象彻底根除之前，加强政府当局对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各单位与成员以及各类武装人员与组织，尤其是所谓的“行刑队”的控制；
- (c) 对安全机构进行的调查加强监督，以便禁止他们在对政治犯进行审问时，以等同于酷刑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对待犯人；
- (d) 萨尔瓦多共和国各当局积极勇敢地采取必要措施，以最迅速、最具警戒性的和最有效的方式追究和惩罚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包括将犯有这类侵犯罪的文职官员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的首领、官员

和其他人员撤职；

- (e) 在各个阶层，尤其是在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人员中进一步开展与加强促进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群众运动；
- (f) 以真正通人性的、社会的、民主的及多方共存的精神继续开展并扩大行政和社会改革，包括司法改革和土地改革，以便让萨尔瓦多公民能享受到那些对萨尔瓦多共和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所宣告的权利和自由。

×× ×× ×× ×× ××